

書門  
九〇八  
八三〇八  
類號架冊

內閣文庫  
漢書  
九〇八  
八三〇八  
類號架冊

地理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098
冊數	8 ( 1 )
函號	292: 19

292-19



吳縣錢止菴輯

吳門補乘

己丑重校

本堂藏版

305-1a

吳門補乘敘

淺草文庫

天地之大古今之遠其耳目所遺湮沒而不彰者可勝道哉吾郡有  
西湖志一書舊頗蕪雜自宮保李公衛開局重脩膺其選者皆一時  
名宿搜奇剔異遂成鉅製然吾竊有憾焉者淨慈古刹之西有南屏  
山竹樹葱蒨巖石幽深入其中者有出塵之想山之半石壁鏡立高  
可三丈許濶倍之有司馬文正公大書深刻聖經一篇並考亭朱子  
周易家人卦一篇皆隸書筆法蔚跂予每過其下低徊不能去及遍  
閱志書缺焉不載豈他書無可考與抑舊志之見遺與不然其諸公  
之信耳而不信目與吳郡名勝與吾杭相埒人物貢賦實過之府邑  
並有成書其吳縣志乃吾鄉施徵君蘭垞謙所脩憶余弱冠時學詩



于先生嘗竊問先生此書之成得毋尚有所慊乎先生太息曰一人之聞見有限紀載之搜輯良難吾第竭吾心力耳至于網羅放失俟諸後人矣由此推之凡邑乘之所遺漏又可概見焉錢君止庵思元吳中博雅士也作吳門補乘若干卷其伯兄靜軒攜以示余篝燈讀之纖悉不遺考訂詳盡大都見聞參半誠邑乘之功臣而後來之一助也君以軼羣之才加以稽古之力補乘一書特其緒餘耳然卽此亦足見其志之所存矣向使吾杭得錢君其人則西子湖頭其湮沒而賴以彰者當復不少何至與南屏片石同偃息于秋水白露間哉

時

乾隆癸巳仲春海寧黃炳韜菴書於吳門不遮山閣

亡友錢君止菴傳

韓豐又村

君姓錢氏諱思元字宗上一字止菴世居浦莊父廷熹有陰德早亡母顧勵節撫孤膺旌典事載邑乘君六歲侍顧節君徙居郡城之東偏距余家不數武稍長與余爲莫逆交故於君生平梗概知之最悉君明敏嗜學年二十以前從事八股三十以前從事聲律四十以後乃覃精考訂之學圖書環繞晨夕校讐手持鉛槧丹黃雖病不少輟少時學文於任孝廉若衡諱志尹爲吳中名宿最器重君年十九受知于督學使者尹公會一補吳縣學生益揣摩國初諸大家文而得其高邁氣息十試鄉闈不售遂棄去帖括不復習乾隆己卯沈尙書歸愚先生以詩壇耆宿退歸林下君攜詩稿請質親承指授自是

詩學日進所著怡雲小草宗晚唐而不落于纖歸愚先生所手評也  
既而博考羣書一意著述自戊子至己酉有兔園類記之作取說部  
之可入詞賦料者薈萃而參考之共見習聞弗錄焉凡十五冊五易  
稿乃成自辛卯至癸亥有吳門補乘之作取他書之未載郡邑志者  
訂訛而補葺之尤于名賢節婦三致意焉凡十卷四易稿乃成又輯  
易緯詩緯書緯禮緯春秋緯論語緯孝經緯及吳門軼記吳門軼事  
止菴隨錄止菴聞見錄止菴日記怡菴隨錄嶺表錄異補葺夷堅志  
補遺等書無慮數十種尋以著書積勞成疾嘉慶八年八月卒年七  
十有四君篤于本根事母孝事兄友遇親故有恩生平無他嗜好見  
人有奇書必借借期必得得必手抄積手抄書滿床滿架不下千本

殆朱性甫錢叔寶一流人也余自乾隆己酉赴陝與君拜別未嘗不  
夢寐不忘至是不覺黯然傷傷君年少于吾而竟先吾而長逝也既  
又輾然喜喜君學問之奧博著作之宏富其足以信今傳後無疑雖  
死之日猶生之年也世固有身列士林之中而無所撰述以傳於後  
者有撰述矣而不必富既富矣而不必精如君者其亦無愧矣哉配  
顧氏子士鉉士鑄士錡並諸生鉉子經前卒鑄子繼業儒錡子曾怡  
嗣經後

自序

辛卯秋余偶中暑疾不能赴省試閒居無聊見載籍所記吳事輒手錄之志有者弗錄閒雜以一二耳目所及風晨雨夕聊以自娛亦如博奕之賢乎已也然閉戶先生見聞有限未能旁及他邑則亦曰吳門補乘而已癸巳中秋前一日止菴居士錢思元識是夜月色如水

凡例

- 一是書補錄郡城三邑故實他邑未之及焉故曰吳門補乘視王元美蘇志備遺統紀一府者不同
- 一是書略於文詞而詳於經濟如田賦水利之類凡有關吳門利病者無不審時度勢悉心參酌庶司牧者採擇之
- 一人物一門自忠孝節烈以至奇才異能績學能文之士無不著錄雖細行片長亦所不遺蓋善善從長與其失之苛無寧失之寬爾然皆信而有徵採自古書者必互訂得自傳聞者必旁稽一藝文一門有與人物傳互見者亦有與人物傳相輔者學士文人專精論撰而行誼無聞則以書目錄入藝文使已傳者可久

而未傳者可稽庶不廢當日之苦心

一詩文註每條下或其事已見郡邑志是書無條可註者附錄每門之末

一府志乾隆十三年脩吳志十年脩長志三十年脩元志二十四年脩是書戶口職官選舉三門僅補脩志以前之所遺以後皆

有案牘可稽無煩贅也

續編選舉  
續府志後

一書纂輯於乾隆辛卯絕筆於嘉慶癸亥先君子閉戶著書至老不衰於是書尤三致意焉

一書體例有不盡合志乘者然人物之紀詩篇慮其湮沒也寺觀津梁之獨詳橫金浦莊得之切近也其餘倣此

一書採用古書必詳註之所以別於自記也

一郡邑志魯魚亥豕舛錯頗多別有刊誤一卷訂正之

一嘉慶八年以後更有續編一卷





山補

水補

水利補

戶口補

田賦補

卷二

物產補

公署補

學校補

軍制補

卷三

鄉都補

津梁補

祠廟補

寺觀補

古蹟補

第宅園林補

冢墓補

卷四

職官補

名宦補

選舉補

卷五

人物補

卷六

藝術補

流寓補

列女補

女秀附

卷七

二氏補

藝文補

祥異補

記兵補

卷八

襍記補

卷九

刊誤

卷十

續編

吳門補乘卷首

吳縣學生 臣 錢思元恭錄

巡典補

吳門僻在一隅仰蒙 翠華臨幸 問俗省方 衢歌巷舞 甚盛典也 謹輯錄之以冠卷首。按盧騰龍府志恭紀康熙甲子己巳一再 巡雅志關

聖祖仁皇帝六度南巡

康熙二十有三年甲子秋九月 皇帝軫念河工及江南錢糧重地

非 躬行相度無以鼓勵百職子惠黎元遂 命駕南巡祀泰山

謁孔林周歷河道 指授方畧恐滋地方騷因撤車騎減扈從

以十月二十六日戊午 御舟抵許墅關謹按武進縣志載 南

由儀真幸江寧府忽遇順風可以速達京口遂乘沙船順流而下 次早登金山晚而登舟揚帆過丹陽常州府無錫縣俱未及泊一

晝夜行三百六十餘里達姑蘇 在籍諸臣各具朝服迎謁于南新橋水次蒙 皇

上溫語慰諭賜以餅餌 上騎行從閭門入士庶夾道伏地歡呼

至闌咽不得前 上輒緩轡命勿跪訪求疾苦藹然若家人父子

隨幸瑞光寺主僧戒瑄親承 顧問歷盤門登城四望窮簷部屋

極目無際 上為睠念者久之由齊門而下幸拙政園晚達葑門

駐蹕織造府公署越翼日己未 駕幸虎邱次日至錫山 命

撫臣湯斌曰編修汪琬素有文名又居鄉不與外事是誠可嘉今

賜御書一軸可遣官齋賜十有一月壬戌朔至江寧 親祭明

太祖陵越二日甲子 回鑾我 皇上勤求民瘼功高隆古俾東

南一隅獲覩 天子之光而邁千百年未有之鉅典甚盛事也謹

識其概云 張大純采  
風類記

十月二十七日 駕幸虎邱住持僧超時恭迎 上步行入山門

歷五十三參登大雄寶殿禮佛畢至平遠堂住持獻茶有迦毘國

僧出拜 上賜帑三錠徐至塔前 問塔建自何年僧奏建自隋

時仁壽元年行次千頃雲僧奏云此是千頃雲舊址 上問何名

千頃雲僧回奏向有西軒三楹一望煙雲無際故名至雙井橋

問劔池如何用劔字僧以吳王寶劔藏池往事對臨悟石軒望千

人石 上問可坐得千人僧回奏云怪石千人坐靈池一劔沉前

人曾言之 上見石上百姓甚眾云如此人多萬人也容得 又

問可中亭點頭石僧舉生公說法事回奏移時薄暮徧山張燈奏

樂 上命登舟入城 顧詒祿  
虎邱志

以上一巡

康熙二十八年己巳我 皇上不自暇逸勤求民隱復于正月初八日簡輕騎涉冰霜迤邐而南元夕 行在次山東 親灑宸翰賜江南全省二十九年之租經淮南 命疏通下河以防衝溢二月初三日辛丑大純隨在籍諸臣汪琬韓奕歸允肅繆彤等伏謁許墅舟次晡時 車駕入城衢巷皆結綵張燈以迎是夕仍於織造府公署中 駐蹕翼日壬寅 幸虎邱登 萬歲樓樓中樹穹碑載丁卯蠲租 聖諭 上稍憩與山僧問答良久折而東至悟石軒入禪堂由雪浪軒過劔池石梁還至樓前時有梅名玉蝶者初

開芳香襲人 上徘徊甚愛之出至二山門蘇州士民劉廷棟松

江士民張三才等伏地進疏請減淨糧 疏藁乃崑山鄭遇敷所擬見田賦門。進疏畧見長

洲志 命侍衛收進 諭九卿科道會議翼日癸卯 駕從木瀆鎮

至鄧尉山聖恩寺觀梅吾家山夜宿四宜堂翼日甲辰天適雨

幸靈巖山覽琴臺響屐廊浣花池諸勝是日登 御舟幸浙江祀

禹陵於會稽為河工也十九日丁巳 回駕駐蹕蘇州翼日戊午

召編修汪琬入見 賜果饌待詔宋駿業 賜御書桃李園序

及果饌皆 特恩也華山僧曉青有 御製詩及 御書遠青二

字之賜合郡士庶進萬民宴 上領之命近侍取米一撮曰願百

姓有飯喫父老復固請又取福橘一曰願爾等福壽也已未 駕

發回京是役也往返不過八十日

采風類記

二月初四日 駕幸虎邱在籍諸臣跪迎於山門之左 上登岸

侍衛傳令山僧引導遇有古蹟一一啓奏過憨憨泉 問此泉為

何稱憨憨僧奏云昔有行僧名憨憨知此處有泉鑿井供衆遂以

為名至千人石僧指石池奏云此是白蓮池其旁有四賢祠祀故

明撫臣周忱夏原吉王恕海瑞皆有功德於吳者時新建 萬歲

樓規制鉅麗東西各樹紅門 上由東紅門入石徑紆迴循級而

上見 御碑中立 問是誰建的僧回奏是合郡鄉官捐貲萬民

助力造成的隨捧 聖諭碑文以進 上領之臨悟石軒盤桓良

久喜動 天顏至大雄寶殿禮佛仍到平遠堂徐步堂階北望正

值虞山而錫山崑山分峙左右 上問三山距此有多少遠僧回

奏虞山相距一百二十里崑山七十里錫山九十里又 問可更

有空曠處遠望山色否僧奏云請 聖駕幸千頃雲看西山因至

大殿後遙望陽山穹窿靈巖獅山隨過寶塔到雲巖禪堂僧奏此

卽生公講堂也過雪浪軒俯看劍池 問池水深淺若何可通別

處否僧回奏約深丈餘向通第三泉卽從雙井橋復至樓前登講

臺舊址 上問此是生公講臺否僧奏云乃晉僧道生講臺隨

命近侍賜僧白金百兩行數步階前玉蝶梅初放 上注視以手

撫之回顧可中亭仍從東紅門出萬民在千人石上俯伏歡呼於

是在籍諸臣及本山僧衆跪奏登舟入城

顧詒祿虎邱志

二月初五日 御舟至木瀆鎮舍舟登陸未刻至鄧尉山聖恩禪寺住持臣僧濟石率衆僧迎接 上問老和尚年多少和尚對云八十四歲 上問那裏人對云浙江嘉興府人 上問是臨濟宗麼對云是 聖顏溫壽命侍僧扶掖和尚 上緩轡而行過雨華橋釋騎至大殿同 親王大臣徧禮佛像至法堂登座 敕老和尚免禮衆僧朝拜獻茶畢起登天開圖畫 上曰和尚年老不去罷和尚遂止 上問首座你是甚麼人對云法名誅震是和尚法弟又 問知客你是甚麼人對云法名德和是和尚剃度弟子 上問梅花甚處好德和對云吾家山第一 上卽命德和引 駕時夕陽在山花光掩映 上情歡甚至酉刻方回四宜堂陳設

御榻內侍進膳畢傳 諭取紙筆入內初六日卯刻和尚朝見而賜御書松風水月四字帑金二百兩和尚同衆僧謝 恩進山志一部 上繙閱數葉命侍衛收貯和尚奏云今日風大 上曰不到洞庭山去卽起 駕又 敕老和尚免送和尚謝 恩命衆僧遠送 上曰馬多衆僧也罷了衆僧俯伏道旁 上遂行德和隨至柴莊嶺 上諭你也回去罷德和叩首謝 恩鄧尉聖恩寺志 雲泉菴住持特藻道風遐暢 召見行在奏琴四曲 上獎勵至再壬申春 命掛瓢於玉泉山往來 暢春園告假南回習靜雲泉己卯 上復幸姑蘇特藻沿途迎接 溫語撫慰禮意優渥 題般若臺三字及 御書精舍匾額以賜 敕賜雲泉爲慧業寺



采風  
類記

以上二巡

康熙三十有八年己卯春 皇上將有事于東南恐暎違日久因奉  
 慈聖以行三月十四日癸未 駕抵姑蘇駐織造府沿塘伏  
 謁者數百里不絕在籍諸臣為前一行生監次之耆老又次之編  
 戶之民又次之水陸並進每舟列黃旗標都貫姓名迎 駕等字  
 於其上陸亦如之凡獻康衢頌若干帙姑蘇驛前虎邱山麓各建  
 綵亭一縱橫百步棖柵欄楯極壯麗橋巷樹綵坊俱以綺羅團結  
 成之錦棚高出簷表徧列花燈視甲子己巳逾十倍蓋 皇上合  
 天下之歡以事 親故民咸競獻其力云十八日丁亥恭逢

萬壽聖誕合郡奔走山呼進頌 聖詩凡天地人和共四冊奉筵  
 宴以上 萬年之觴又於諸山及在城名刹廣建祝 聖道場  
 皇上念鞠育劬勞不受賀十九日戊子 召翁叔元王日藻顧汧  
 王原祁慕琛徐樹穀徐升入見 賜御書叔元日藻汧又 特賜  
 大字扁額二十日己丑 幸浙致祭禹陵四月初一日庚子 駕  
 回蘇州初二日辛丑延見耆老顧錫祉年百 褚篆年九 等有 宸  
 翰及酒膳白金之賜 賜顧錫祉凌雪喬松四  
字褚篆海鶴風姿四字 初五日甲辰復 召  
 翁叔元顧汧宋駿業等 賜人參酪酒各有差初六日乙巳奉  
 旨回鑾遂從江寧渡淮 巡視河道而還 采風  
類記  
 三月十六日 上奉 皇太后幸虎邱 顧詒祿  
虎邱志

吳門雜錄

卷七

扈從在籍諸臣 賜御筆頗多給假吏部侍郎彭孫通浙江人日松

桂堂檢討尤侗曰鶴棲堂御史盛符升崑山人日年登耄耋時侗年

八十二符升年八十五矣會 萬壽節駐蹕吳門而諸臣得邀

天藻真曠世奇遇也王士禎 居易錄

三月十八日 駐蹕蘇州織造衙門九歲能書童子江宏文蒙

賜御書石刻千字文及帑金二十五錠異數也十九日采風類記 作二十日

辰刻 御駕出葑門登舟 幸浙江傳 旨命兩江總督臣張鵬

翻江蘇巡撫臣宋犖登舟 上諭云吳人每日五餐得毋以口腹

廢事乎臣等奏云此習俗使然 上笑云此事恐爾等亦未能勸

化也四月初三日卯刻 駕幸華山 御舟至高攀橋進膳臣鵬

臣鵬 犖同漕臣桑格侍岸上 賜御膳四簋內鮮茄一種又 賜

臣鵬 鵬翻湯麪一盃云此麪甚淡然而有味爾以為何如臣鵬翻奏

云誠如 聖諭又 賜臣犖 犖麪點心一盤云此係北方麪味較勝

宋犖迎 鑿口紀

香祖筆記云 上賜江蘇巡撫臣宋犖仁惠誠民四大字又 賜

懷抱清朗四字

吳廷楨蘇州人中丙子北闈以冒籍革 聖駕自浙回 鑾途次

獻詩 上命登舟賦詩限三江韻廷楨賦云綠波激灩映船窗

天子歸來自越邦忽聽鐘聲傳刻漏計程早已到吳江 命復還

舉人當廷楨之賦詩也已得首二句而思不能屬窘甚忽聽自鳴

吳門雜錄 卷直 巡典補

七

鐘卽景生情而詩乃就好事者戲呼為救命鐘漁磯漫抄○廷楨字山掄見志

四月初一日 上從武林回鑾鄧尉聖恩寺僧濟志於尹山河界

恭迎 御舟 上問是那裡和尚對云元墓山 上問是老和尚

麼和尚進迎本 上招手云近前侍衛接呈 上覽畢遂問可是

臨濟宗麼對云是臨濟宗 上問是那一派對云三峰 上問甚

麼名字對云濟志 上云朕可曾到過麼對云二十八年 皇上

曾駐蹕寺中 上云可曾賜寺額麼對云曾蒙 皇上御賜松風

水月四字 上欣然點首和尚奏云蘇松二郡臣民暨耆老等在

山啓建 萬壽道場臣僧恭迎 聖駕 上云今日晚了老和尚

先往蘇州去明日到織造那裡來和尚謝 恩開船前行次日到

織造府進請本蘇大人傳 旨云 萬歲有旨明日來遂謝 恩

鄧尉聖恩寺志

四月初三日 駐蹕蘇州起更時傳 旨明日往東山初四日已

刻出胥口行十餘里漁人獻饌魚銀魚 命漁人撒網又 親自

下網獲大魚二尾 皇上下悅命賞漁人元寶巡撫同按察使先

到山少頃有獨木船二撥槳前行 御舟到岸而隨從之輿臺未

到宋撫軍犖備大竹山簷伺候啓奏過 皇上升輿云倒也輕巧

時有耆老百姓三百餘人執香迎接又有比丘尼跪而奏樂 皇

上云可惜 太后沒有來賞他元寶其時翠峯寺僧超揆步行

簷前先驅引路者倪巡檢陳千總也 駕幸席啓寓東園 皇上

問席何官職奏云工部虞衡司主事 皇上問為何不做官奏云  
 告養親在家進茶進百家唐詩四套蘭花二缸 問超揆你住處  
 在那裏奏云此去還有三里路 皇上云不去罷即 命起 駕  
 乘馬而行 分付侍衛喚百姓們看又 分付眾百姓不要踹壞  
 田中麥子其時菜子已結實成角 皇上命取一枝細看 問宋  
 撫軍何用對云打油又 分付賞老人元寶登舟 命超揆立船  
 頭船到余山有水東百姓告菱湖背埧田賠糧收紙付宋撫軍辦  
 理是日更深到城 山民吳廷顯恭紀  
 初四日 上幸太湖準吳縣百姓奏水東地方產去糧存 上問  
 扈駕守備牛斗太湖幅員廣狹對周迴八百五里 上云為何具

區志止五百里對積年風浪衝埧堤岸故今有八百餘里 上問  
 去了許多地地方官何不奏聞開除對非但水東一處即如烏程  
 之胡漚長興之白茅菁宜興之東塘武進之新村無錫之沙灣長  
 洲之貢湖吳江之七里港處處有之 上云朕不到江南民間疾  
 苦焉得知道 石柱記箋  
 太湖采蓴自前明萬厯間鄒舜五始 見志至是 聖祖南巡舜五孫  
 宏志種蓴四缸作貢蓴詩二十首并家藏采蓴圖進之 上命收  
 蓴送暢春苑圖卷發還宏志着書館効力書成議敘授山西岳陽  
 知縣時人目為蓴官 金友理太湖備考  
 以上三巡

康熙四十二年癸未 上以河工底績南巡渡江 駐蹕江天寺即金山

山撫臣宋犖時扈從奏云臣家有別業在西陂乞 御書西陂二

大字 賜臣不令宋臣范成大石湖獨有千古 上云此二字頗

不易書犖再奏云二字臣求善書者多不能工倘得 御書乃為

不朽盛事 上笑而書之即以頒 賜頃之 駕回行宮又 命

侍衛取入重書 賜焉又 賜清德堂大字犖有扈從紀 恩詩

紀其事中一首云 御筆傳來訝再三西陂寶墨秘龍函一時盛

事流傳速已入漁洋續偶談王士禛香祖筆記

二月十一日 駕抵蘇州吳縣人倪喬監生江宏文獻詩 上命

大學士張玉書祭酒孫岳頌暨臣犖同閭覆奏臣等啓奏云宏文

詩雖未成青年可造喬用韻雜亂 上命發還二十日 御舟自

浙江回丑時過平望午刻 駐蹕織造衙門吳縣民錢廷翽等叩

闈請將原任吳縣知縣今陞廣西上思州知州梁鳳翔仍留原

任奉 旨交臣犖查議二十一日臣犖覆奏梁鳳翔居官素優但

陞員無保留之例不便准行奉 旨將原呈人逐釋迎 饗二紀

二月十二日 上幸虎邱顧詒祿虎邱志

以上四 巡

康熙四十四年乙酉三月十八日 駕幸蘇州奉 上諭江南督撫

學院上下兩江舉貢監生生員人等有書法精熟願赴 內廷供

奉抄寫者報名齊集江寧蘇州二處回 變日親加考試四月十

吳門補定  
卷首

四日 命掌院學士揆敘赴府學考進冊頁及願赴 內廷抄寫  
人員傳 旨郭元釭等十人前已考過優獎今不必再考十七日  
取中考試人員汪泰來等五十一人同前考郭元釭等十人俱赴  
行宮引 見各 賜御書石刻孝經一部四月十五日 駕駐  
蘇州 行宮內臣梁九功傳 旨朕有自用豆腐一品與尋常不  
同因巡撫是有年紀的人可令 御廚太監傳授與巡撫的廚子  
為他後半世受用 迎鑾三紀

三月十九日 上幸虎邱途次遇微雨回 行宮是年 駕幸崑

山縣登馬鞍山畱題又 幸松江閱督標兵水操 顧詒祿虎邱志

以上五巡

康熙四十六年丁亥二月二十六日 上幸虎邱 駐蹕虎阜寺中

行宮 顧詒祿虎邱志

二月三十日鄧尉山聖恩寺僧濟志恭迎 聖駕午後傳 旨宮

門伺候 御賜人參二觔哈密貢瓜瓜盤瓜條松塔松子榛子蘋

果瑪瑙葡萄公領孫索索葡萄黑葡萄共十二盤云見和尚年老

賜參與喫四月十五日武林回 鑾濟志復於平望鎮迎 駕進

呈祝 聖語謝 恩詩二冊 上覽畢云詩很好傳 命 千歲

收着在本山伺候因水淺未及 臨幸二十一日至射瀆送 駕

上諭和尚年老不必遠送謝 恩回山 鄧尉聖恩寺記

以上六巡

吳門補定 卷首 巡典補

七

高宗純皇帝六度南巡

乾隆十六年辛未 皇上恪遵 祖訓俯順輿情於孝養之餘循

省方之典涓二月之吉奉 皇太后鸞輿 巡幸江浙二十一

日抵蘇州 駐蹕織造府 行宮二十二日 駕至虎邱之千人

坐從天橋歷大雄殿金闕增輝珠宮耀采卓午微雨 上命回

鑾 賜御書墨刻寶塔心經金剛般若波羅密經 御書匾額對

聯藏香白金五十兩 顧詒祿 虎邱志

釋成註字杲徹專修淨業住持獅林寺 上南巡幸其寺 敕名

畫禪 畫禪寺 雜錄

吳縣張宗蒼獻吳山十六景畫冊每一幅 御筆題詩一首 萬

笏朝天 寒山曉鐘 支碧翠岫 千尺飛泉 法螺曲徑 華

山鳥道 天池石壁 石湖霽景 靈巖積翠 海湧一峯 鄧

尉香雪 光福山橋 穹窿仙觀 包山奇石 莫釐縹緲 蘇

臺春景 陸錦養疴閒筆○宗蒼字默存吳縣黃村人工山水用筆

沈着神氣葱鬱可觀以主簿銜河工効力十六年 南巡 獻畫冊取入畫院供奉十八年 特 授戶部主事時年已七十尋告歸

獻詩諸生 召試于江寧貢院取中一等五人長洲褚寅亮 欽

賜舉人候補內閣中書二等若干名各 賜內府緞二端

徐揚鱒諸巷人監生獻畫冊 命充畫院供奉十八年 欽賜舉

人官中書

歲己巳制府黃公廷桂泣蘇延縉紳於滄浪亭會議辛未大差蔣

秋曹楫濟川忤憲指派辦府城內外 馳道百餘里費盈三萬金至

今西山一帶往來行人履道坦坦者尚頌秋曹之德也錢景陶學圃日記

以上一巡

乾隆二十二年丁丑二月 皇上奉 皇太后二巡二十三日

臨幸虎邱頌 御詩藏香白金五十兩顧詒祿虎邱志

吳縣壽民金旭陽生於順治十四年年一百一歲皓首龐眉跪迎

道左蒙 恩賞資荷包銀牌緞二匹銀十兩冬十月復奉 特恩

寵錫昇平人瑞四字 敕有司建人瑞坊養疴閒記○翁壽一百五歲而終坊在胥門內

召試獻詩諸生一等五人長洲褚廷璋拔貢生原任太和縣教諭

吳縣徐曰璉廩膳生二等第一吳縣劉潢第二元和顧宗泰 恩

賜如辛未年例

以上二巡

乾隆二十七年壬午二月 聖駕奉 皇太后三巡 臨幸虎邱

頌 御製詩章對聯匾額大莊嚴世界海圖墨刻藏香白金五十

兩顧詒祿虎邱志

召試一等五人吳縣吳泰來庚辰進士錢襄廩膳生泰來 欽賜

卽選中書餘俱如例二等第一元和顧宗泰

吳縣民婦席符氏攔 駕訴冤先是洞庭東山席慎少兇頑混名

席蠻子以屋產故屢誅求於劉纘元纘元苦之乾隆丁丑歲除復

往劉家踞門大罵巡檢司姜弓兵勸解去姜謂劉曰盍除之劉愕



然不語明年春姜邀蠻子飲醉縊死於席氏墓道而納屍於坎慎  
之妻符氏見夫不歸造姜問焉姜以行賈對越數日偽為席書附  
以白金致諸符符信之其夏翠峯出蛟山水陡湧沖出一屍面如  
生符隨眾往觀則儼然夫也報縣檢驗縊痕宛然符哭曰是姜某  
之殺吾夫也因訴其邀飲及寄信狀姜知難隱曰劉實命之於是  
并逮劉劉至具陳顛末乃罪姜而貸劉至是符復控劉指使奉  
旨發該督撫審勘勘無異辭復以原讞 上

以上三巡

乾隆三十年乙酉 聖駕奉 皇太后四巡 臨幸虎邱頒 御  
製詩章 御書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大悲心陀羅尼經藏香白

金五十兩

皇太后賜白金十兩三月自浙回蘇

皇太后

再頒白金五兩

顧詒祿  
虎邱志

召試一等元和附學生陳希哲 欽賜舉人內閣中書希哲己丑  
狀元初哲弟

有吳姓童子年七歲眉目如畫跪迎道左

太后見而憐之

命攜入 行在 賜以珍果玩具名之曰太平郎既歸其父母遂  
盛飾童子坐之門大書 欽賜太平郎五字高揭楣間一時觀者  
如堵以民間穉子得入 禁廷荷 恩賜不可謂非幸矣

以上四巡

乾隆四十五年庚子 皇上南巡江浙二月 駕幸虎阜禪寺 鑾

輿至報恩寺前士子跪獻詩賦 上命收進傳 旨官門候 旨

至山門住持僧祖通率眾跪迎 上至靜觀齋獻茶 賜御製詩

章大悲陀羅尼經一卷墨刻金剛經塔一軸梅花一軸藏香一束

白金百兩 任兆麟 虎阜志

陸燦字星山婁東人工寫真為滬濱張賓如高足僑寓吳門近三

十年聲名藉甚至是恭寫 御容稱 旨尋隨 駕入京供奉明

年西藏班禪額爾德尼來朝復奉 詔寫其容極加 獎賞 畫友錄

以上五巡

乾隆四十九年甲辰 皇上南巡江浙二月十八日 駕幸虎阜禪

寺僧祖通率眾跪迎 上至行宮獻茶 賜御製詩章蘭亭圖一

卷祈雨經一卷藏香一束哈帶三條白金百兩三月由浙回 鑾

重 幸虎阜禪寺 賜藏香一束白金百兩 任兆麟 虎阜志

召試一等十二人長洲附生葉銓 欽賜舉人內閣中書

以上六巡

南巡御製詩 勾吳名勝 天藻紛披一遊一豫示勸示懲非徒供藝林 佳話也始於乾隆辛未終於甲辰得詩若干首恭加編次

皆郡邑志未及載者詩為 時 巡而作故仍附 巡典之後

靈巖 行宮卽景三章 乾隆辛未

千峯翳翠百花菴山館重臨春正酣更值清明窮遠目具區無際雪

濤涵

花姿樹態總無塵信是靈巖別有神洗滌繁華歸淨所合教個下住

詩人用吳語謂沈德潛山下住也

巖扉蔚秀綠雲稠石發花池貯淡流佳處意當留不盡好教打疊理歸舟

駐蹕靈巖

塔影遙瞻碧漢中梵王宮側舊離宮觀民展義因時切石棧雲林有路通竹籟蕭蕭喧處靜梅花漠漠白邊紅太湖萬頃軒窗下坐辨洞庭西與東

支碧山恭依

皇祖詩韻

支碧占斷古臨碧為愛寒泉謾入聽韶景無邊富前度松巖不改是會青

馬首見支碧迎人罨秀色一徑入松竹峯秀不可得到山始暢然環秀真奇特卻失來時徑但見綠雲羃山川聚雲氣變幻曷有極迴向參世尊萬慮於以息石室及寒泉一一供遊歷支公鶴不聞空亭祇

畱迹奉 敕摹鐫於支碧山纓拂石

題寒山千尺雪長句

支碧一帶連寒山山下出泉為寒泉淙淙幽幽赴溪壑跳珠濺玉多來源土人區分稱各別豈能一一徵名詮蘭椒策馬尋幽勝山水與我果有緣就中宦光好事者引泉千尺注之淵泉飛千尺雪千尺小篆三字銘雲巒名山子孫真不絕安在捨宅資福田盤陀坐對清萬慮得未曾有詩亦然雪香在梅雪在水其聲乃在虛無間子既仿寒山千尺雪

步月不更  
于盤山西苑熱河王申冬重遊盤山親爲之圖而文以紀之分命董  
邦達圖西苑錢維城圖熱河張宗蒼吳人故命之圖寒山仍各爲四  
卷俾分貯之夫千尺雪一耳而一時已有其四其同此名而吾未知  
者又不知有幾或以數見爲疑不知史漢中千秋延壽延年之類同  
時得四五人不嫌相襲何獨於泉而不可雖  
作千萬億化身觀焉亦宜是歲臘月寫并識

華山

問山何以分高下宜在引人詩興者遙瞻濯濯青芙蓉南障猶平堪  
跋馬登峯造極覽全吳卻步鳥道尋蘭若左右泉聲上下雲閒以疎  
梅秀而野歷險卽夷小憩畱別室數字致瀟灑琅玕千个綠雲叢笙  
筑百道銀雪瀉我遊名山亦已多謂當無過田盤也此間松石遜怪  
奇梅竹彼應讓都雅兩山何用費較量夢寐他時總心寫

鄧尉香雪海歌并命沈德潛和韻

鄧尉之名久詒吾鄧尉之奇今見初一四天下總在海都梁嶸山夫  
豈誣天風弄歛波濤泛春日淡冶漣漪舒目謀耳食已絕勝更惟鼻  
觀難爲模倣音差池韶秀復翳旬泌凜案衍還縈紆坐令甲煎嫌艷膩  
遠慮葱嶺非坦途山僧抱月眼初醒卻踣道左紛相趨爾所羨者我  
厭久我所慕者爾厭餘乃知兩全信難得何妨一晌供清娛北眺虎  
阜南太湖南船北馬用各殊此間無可無不可滿阮滿谷酬所需林  
逋畢竟寒儉相但咏香暗及影踈德潛黃山詫雲海咄咄香雪詎可  
孤東皇亦解助韻事春寒勒待今臨吳春寒勒待今臨吳平山何有  
見金夫平山鹽商雖種梅而今歲春寒到時始  
綻數英今正值盛放之時故戲及之

紫陽書院作

吳月浦

卷首

巡典補

御製詩

七

楫樸重育賢菁莪厘卽俊矧茲文雅都造士方應慎書院號紫陽義  
蓋由慕蘭德潛縱懸車鄉教猶能振乞我四字額更無他語訓白鹿  
有芳規氣貴消鄙吝學非養貧地貧乃士之分學復不重華華乃實  
之譽功或虧一簣山弗成九仞詩雖夙所耽不足示後進努力崇實  
脩佐我休明運

靜觀齋 乾隆丁丑

齋額 璇題號靜觀 聖踪想像寶雲端管絃盈耳彼何關禮義  
悅心斯所安

水態山容清且妍山房勝日小周旋分明康樂詩中景著屐風流想  
昔年

天平山高義園

紆磴下靈巖天平秀迎目卽夷度溪町菜黃春麥綠入松復里許山  
莊清且淑林泉迥明淨蘭芷紛芳馥葱蒨倩入窗戶雲煙潤琴牘午橋  
義何取涑水樂非獨經臨望祠宇徘徊慕高躅文正之子孫家風爾  
其勗

春二月遊天平山十六韻

吳會衆山鎮天平萬笏朝飛來峯拔地林立石干霄茶隴西隣近支  
碧北戶招勢連高景秀氣接太湖潮是日春方仲行時興倍饒靈巖  
盤嶺路功德訪雲寮芳玉溪梅綻柔金陌柳搖行行見別墅緩緩度  
橫橋宛到前遊處閒看舊詠標名園寶瀟灑古蹟半荒寥文正風猶

在桑梓澤未遙小停憩閒館更進步層椒翠樾芷虜密蒼巖突兀嶠  
菴傳遠公法泉溯白翁謠絕頂高無匹三吳望裏要未稱元氣復用  
是一心焦

遊高義園作

磴道下靈巖名園尋高義霽煙斂寥廓韶光鬯明媚載過文正祠默  
讀義田記春和對芷蘭復緬後樂志白雲千載心名山五經笥我自  
勤政人流連未可恣乾惕意彌厯智仁懷偶寄

地方大吏於石湖備觀打魚因事已成畧觀輒罷之而作是歌  
江鄉本以漁爲業煙水衝寒應不怯而我行時欲物熙人駒魚驚非  
所悅施罟連網圍周遭大魚掉尾小魚跳烹蒸充俎供一嚼寧如噓  
浪聽逍遙木蘭每歲秋圍日佗佗藉藉曾弗惜何慈於魚不慈鹿春  
秋溫肅殊南北湖魚寧實繁如斯我惟務寔命罷之悠然而逝誠逝  
矣懷哉里革與臧儔

丁丑暮春重遊寒山別墅

靈巖紆罕蹕所爲遊寒山春曉宿雨收千障泮輕煙遵磴下高峯天  
平在目前此則姑舍是已悉率戒盤過嶺不五里別墅爰至焉截辟  
屏陡壁逶迤枕平巒渟爲半畝池激爲千仞湍隨宜置亭閣面勢抱  
林泉昨去落梅英今來綻牡丹今昨信幻耳來去亦儻然凡夫果不  
凡卽境知神仙中心以藏之句畱蒼巖間

穹窿山望湖亭望湖

吳門甫表

卷首

巡典補

御製詩

五

震澤天連水洞庭西復東雙眸望無盡諸慮對宜空三萬六千頃春風秋月中五車稟精氣誰詔陸龜蒙

丁丑仲春過紫陽書院疊舊作元韻

書院隣泮宮講學興賢俊斯惟儲材地董率尤當慎潛老鴻章繼相讓如廉藺章更閩中人紫陽道應振性理無奇言躬行敦至訓人已審所爲改過要不吝去華以就實素位惟守分克已苟弗力外染將乘覺適因禮至聖宮墻仰數仞過茲接諸生爲誦最新進暇當付刻藤揮毫意以運

丁丑春二月千尺雪雜咏四首

名園依別墅屈曲石墻通自是一壺地乃如大壑叢

板閣坐聽雪昔年聲在耳飛流淙淙中後今同一視  
迸水雲紳白詭石佛蓮青更看新樣出巖間笠子亭  
出峽湧晴雪澹澹復皚皚臨流更親切恰見其源來

登虎邱寺三疊東坡韻

乾隆壬午○辛未初疊  
丁丑再疊見元和縣志

地脈伏來龍突兀湧巒嶺石梯五十三未至勞捫井真覺泉石佳幻  
傳光怪耿吟誰虎與龍雜或鼃兮鼃湛盧及干將紛稱裂荒曠惟喜  
蘇子瞻材雄氣猶猛細故弗記憶鑿空詞場騁左右取逢源聰明非  
壅哽我來凡三度今昔祇俄頃亦三疊其韻小立春風冷觀民有正  
務偃息詎宜永駕言返翠華江城麗午景借問興所託雲外青蓮影  
有暇當再臨名山訂子請

虎邱

閶門西轉歷山塘尋勝雲巖春載陽摧峯容真虎踞荒唐劍氣幻  
魚腸司徒文學應稱獨洗馬風流不可當高處縱眸喜有在近遙綠  
麥一方方

用高啓虎邱次清遠道士韻

清遠竟何人清詞麗霄漢豈其謫仙籍塵世等遷竄飄然落吳下虎  
阜一遊玩驀遇沈恭子殷周談汗漫仍復返雲衢誰能窺道岸魯公  
書劍池漫漶苔蒙亂此詩未磨崖得全乃以半青邱出塵想和韻懷  
聚散而我茲竭來勝蹟遇春旦依樣易得句誰云誇藻翰本無求仙  
心饒有憂民歎流連非所宜勅幾益思贊

千尺雪之上架白屋三間冰窗俯暢碎澗之聲滿耳跳激之勢

謀日閣素無名名之曰聽雪而係以詩

雪宜落天上云胡落澗底其源不可極千尺約畧耳三間白板閣占  
盡林泉美珠玉碎復完琴筑鳴無止澗葉冬不凋巖葩春似喜入望  
窈且深宜聽靜方始是合忘名言而復不能已

觀音山

棗葉須彌沒義尋支碧奚礙號觀音春山依舊開圖畫平石何曾識  
古今當戶松撐千丈蓋落溪泉奏七弦琴馬嘶墻外鶴籠院似憶雲  
巖有道林

高義園

吳門補乘 卷首 巡典補 御製詩



萬笏天平翠名園有范家但看題兩字早覺勝其他雨意如瀟竹風  
情善舞花麥舟前軌在善繼莫教差

上方山

跋馬平明到上方闍黎恭迎躡途旁試參鳥語花香旨應合楞伽第  
幾章

壬午春日題石湖海潮菴石壁

山前將謂石湖是誰謂山署始是真必有小方能有大不全主則定  
全賓一清見底白沙壘半壁爲匡翠薜蘿大士如如滿月相色空閱  
盡往來人

壬午仲春月書于石湖草堂之壁

上方策騎下山行小憩精藍喜治平傳奕當年知此義空桑蕭瑪不  
閒評

穹窿山

見說古由鐘乘閒陟碧峰上真嚴祀帝四舖切祈農奚必逢茅固無  
勞學赤松里區眼底近可以暢心胸

壬午春日再疊鄧尉香雪海歌舊韻

辛未香雪詩題吾山陽韻秀驚識初丁丑乃至山陰境翻覺前作隣  
傳誣由來錦峯光福裏諸岡連屬互卷舒圖經取此或失彼率鮮考  
實多依模滕六一岡霏玉屑豈以南北分縈紆三壺祇在巨瀛表相  
隔萬里非通塗彼雪仍雪海仍海可以例此原同趨松風水月揭廣

韻行漏清暇還有餘辨疑求是則且止過嶺適可尋幽娛且喜此海  
非臨湖無相形夢覺邈殊詎藉百川爲灌輸無爲利涉雲天需眼觀  
春色色寂寂鼻觀淨芬芬踈踈大圓鏡中一合相前茅後勁兩不孤  
依韻紀事聊得句或者破訛志正吳亦弗更蘄志正吳吉人辭寡有  
以夫

紫陽書院

士惟首四民名在副其真道重繼濂洛地寧拘歛閩研精味經訓析  
理守彝倫毋爲虛車飾吾方企化淳

幸虎邱寺四疊東坡韻

乾隆乙酉

異哉金寶氣何以化岡嶺千秋鎮姑蘇改邑不改井溪田帶秀禱聞

里映清耿春氣入山塘已聞叫蛙龜奇傳劍三千誰見飛出礦平石  
坐千人旣博勢亦猛生公緬講堂妙理元言騁葛賢有遺墓奮義志  
悲哽閱古過雲煙不異一瞬頃調御趺花宮其心死灰冷我亦合忘  
懷言詩興猶永四疊玉局韻聊以答風景聞有陽冰詩蒼苔漉石影  
後視今猶昔莫更鐫崖請

再遊虎邱雲巖寺

雲巖重至不因山露冕因民瞻仰顏虎阜松篁晴益蔚劔池蹊徑昔  
原閒生公願力依稀是短簿風流想像間徧野黃金菜花茂今來真  
不負躋攀

再疊高啓次清遠道士韻

吳月浦

卷首

巡典補

御製詩

三

清遠非凡人生殿而逮漢四海爲遊遊有似仙籍竄曾攜沈恭子虎  
阜來登玩危磴陟蹉我平湖俯渺漫清辭託鬼神古格峩崖岸嘗聞  
子不語怪力與神亂顏李皮陸輩母乃失一半豈其意別寓曠懷偶  
舒散青邱千載下險韻和一旦而我復何爲兩度揆吟翰吟罷忽怵  
然誰或同高歎設使登廟廊寧不資日贊

支碧山壘舊遊韻

依舊青山與白泉重來過眼又三年發碧那是庖丁刃招鶴仍參開  
士禪舞爲鼓琴同木石甜如食蜜徹中邊設云佛法全拈出遠矣失  
之大不然

支公菴

支遁何曾遁碧菴尚有菴迹同羅什北心似慧能南馬跋仍山逕鶴  
歸帶曉嵐不殊覲面者松月映虛龕

再 幸高義園 御題宋先賢臣范仲淹書伯夷頌真蹟

韓詞范楷伯夷躅俱是千秋第一流必自卓標天地節方堪坐解廟

堂憂富文題者真同道秦賈當之豈不羞高義園誠賴有此曷哉何

以繼箕裘

范文正公手書韓文公伯夷頌楷法道逸後有歷代名人題跋世稱三絕謂清聖品絕昌黎文絕文正書絕也乙卯

二月燬于火今所存石刻非復廬山真面目矣臣錢思元謹識

乙酉春日遊上方山作

楞伽登絕頂搶影向簷迎樹木紛垂露煙雲岔入楹須臾陰翳斂震  
澤下方明變幻胥真諦如觀乾闥城

石湖

石湖宜雨復宜晴都為山川秀且清詎彼畫家能爾貌縈子懷者最  
民情四圍山色背檐挹一片波光面座迎小坐因之憶成大愛他詩  
格頗適平

乙酉仲春穹窿山上真觀作

嶽嶽高居祀上真抒誠叩必以躬親太湖萬頃在襟袖穹窿億丈凌  
星辰不問長生崇羽士所幸大有綏農民片刻成吟策返轡鄧尉香  
雪猶西隣

紫陽書院

書院泮宮後菁莪藉地靈學優乃從政致身在明經羣秀其無忝老

人尚有星明知艱步履臥理是儀型

右依郭衷恒江南名勝圖咏錄及高晉  
南巡盛典恭錄

庚子仲春虎邱寺五壘蘇東坡韻

蘇城北平原拔地起崇嶺其磴五十三其澗通深井嶺頂法王宮浮  
圖蠱雄耿梵唱落雲間絲管真聒鼉虛傳虎踞巔徒說劍飛曠盡信  
不如無論欲戒奇猛玉局同此意妥貼新詞騁用韻不妨險廢食豈  
同哽逮茲五壘之雖遜響鉢頃拙速頗亦成足遣清與冷仰蘇樓咫尺  
致我學思永旋蹕循山塘歷歷觀民景鐘聲漸以遠鍼尖餘塔影  
顧問扈駕臣可誤奏章請

甲辰暮春月上澣六壘蘇東坡韻

蘇城建平地本自少山嶺一卷轟武邱作鎮俯間井我來凡六度六  
疊蘇韻耿頗愜水與乳詎論鼃和鼃故事徵率遍金總不離礦茲賢  
五人墓實足嘉義猛魏璫擅煬竈其志無窮騁緹騎爲家奴順昌氣  
頽哽五人攘雄臂奪取以俄頃終焉飲屬鏤勁血灑風冷身縱一時  
亡名乃千秋永靜言觀其時國政成何景羣小恣意爲捕風更捉影  
天啓真童駉楊漣旋奏請

右依本山  
御書石刻恭錄

吳門補乘卷首

吳門補乘卷一

吳縣錢思元宗上輯

男士綺校

建置沿革補

吳王璧羽訓其子齊玄曰爾惟保太王之統緒無底失墜余於地下

懷爾勲從茲以往爾姑蘇吾民乎於是起姑蘇之臺以志之非始

築於夫差也

李日華六  
硯齋隨筆

吳之見於經也始於成之七年曰吳而已襄之五年會於戚於其來

聽諸侯之好而人之十年十四年復稱吳殊會而不與其人也二

十五年盟于巢卒始書吳子

吳本伯爵春秋以其僭王  
降從四裔之例而書子

二十九年

使札來聘始有大夫然滅州來戰長岸敗雞父滅巢滅徐伐越入

郢敗構李伐陳會祖會鄒伐我伐齊救陳戰艾陵會橐臯並稱吳而不與其人會黃池書晉侯及吳子而殊其會終春秋之文無書帥者使之終不得同於中夏也

顧炎武  
日知錄

陳後主本紀禎明元年割揚州吳郡置吳州按史稱割吳郡置吳州者當時以州統郡蓋置吳州於吳郡而仍以吳州隸之正如丹陽尹之領于揚州刺史其言割者謂割揚州支郡別屬之吳州非割吳郡地以爲州也

按長洲亦作長州通鑑綱目王莽天鳳四年臨淮瓜田儀等依阻會稽長州爲盜見志集覽曰長州州本作洲屬會稽郡又按西魏廢帝三年改南夏爲長州見北周書文帝紀嶺南道有長州江南道

湖州下長城縣大業末沈法興置長州俱見唐書地理志均非吳

郡之長洲也

銜按新莽時未置長洲縣長洲乃吳縣地名吳都賦佩長洲之茂苑是也

蘇郡地名甄胄水名通波城號闔閭臺曰姑蘇奧壤千里是號全吳

唐陸廣微  
吳地記

風俗補

乾隆元年五月十七日奉 上諭厚生之道在於務本而節用節用之道在於從實而去華朕聞晉豫民俗多從儉樸而戶有蓋藏惟江蘇兩浙之地俗尚侈靡往往家無斗儲而被服必期華鮮飲食靡甘淡泊兼之井里之間茶坊酒肆星列碁置少年無知遊蕩失業彼處地狹民稠方以衣食難充為慮何堪習俗如此民生安得不愈艱難朕軫念黎元期其富庶已將歷年各項積欠盡數蠲除小民乘此手足寬然之時正當各勤職業尚樸去奢以防匱乏豈可習於侈靡轉相仿效日甚一日積為風俗之憂也地方大吏及守令有臨民之責者皆當徧行化導宣朕德意縉紳之家宜躬行

節儉以率先之布帛可安不必文綺也粗糲可食不必珍羞也物力可惜毋滋浪費終身宜計毋快目前以儉素相先以撙節相向必須漸返淳樸改去積習庶幾唐魏之風焉又聞吳下風俗篤信師巫不必醫藥惟勤禱賽中產以下每致破家病者未必獲痊生者已至坐困愚民習而不悔尤屬可憫地方官亦當曲加訓誨告以淫祀無福嚴禁師巫勿令蠱惑亦保民之一端也凡此皆不必嚴禁迫切立法繁苛反至擾民惟誠心訓諭漸以歲月自應遷善而不自知朕保民念切不憚諄切言之官吏士民其皆敬聽毋忽乾隆二十四年三月兩江總督管江蘇巡撫事桂林陳文恭公宏謀風俗條約。一嫁娶惟應及時奢侈徒耗物力自行聘以及奩贈

綵帛金珠兩家羅列內外器物既期貴重又求精工迎娶之綵亭燈轎會親之酒筵賞犒富貴爭勝貧民效尤揭債變產止圖一時美觀不顧八口家計且有女家多索男家延挨不但子女怨曠更至釀成強搶硬娶之事至戚反成仇讐過門立見貧窘嗣後富者聘幣不得過八端奩箱不得過六隻有餘之家欲厚贈婿女奩田妝資更有實濟一切擺飾繁文槩從節省貧家聘奩各隨其力所重婚娶成禮何在炫耀美觀富者爲子女惜福貧者亦免債負祇聞因嫁娶多費而家道消乏者鮮見因嫁娶美觀而從此發達者何其愚也。一喪葬大事重在附身附棺尤在致哀盡禮新喪經懺綿延數旬佛戲歌彈故違禁令舉殯之時設宴演劇全無哀禮



人獸紙器擁塞道路誇耀愚人適爲有識者竊笑至於親死棺殮  
入土爲安乃溫飽者惑於風水久厝不葬反以速葬爲恥甚至數  
年幾代均不肯葬滿屋停棺到處浮厝或慘付火焚忘親滅禮莫  
此爲甚久奉嚴禁嗣後喪葬不許有佛戲出殯不許多用紙器厝  
棺不許過三年有子孫之親棺毋許火化地方官一聞佛戲將樂  
器追取入官僧道責處出殯演劇立即拏究省無益之費爲殮葬  
之用安葬如期承祭以禮寧戚毋易寧儉毋奢孝子順孫豈在繁  
文之美觀哉。一宴會所以合懽飲食止期適口何乃爭誇貴重  
羣尙希奇山珍海錯之中又講配合烹調之法排設多品一席費  
至數金小小宴集卽耗中人終歲之資逞欲片時果腹有限徒博

豪侈之名重造暴殄之孽前撫軍徐公會與同官紳士有五簋之  
約爲民倡率本部院秉臬時曾與其會一時漸有遵從近復誇多  
如故嗣後正事張筵不得過八菜費不得過一金親朋小集仍以  
五簋爲度酌豐儉之宜畱不盡之福物薄而情自厚費省而禮可  
盡亦何苦而不爲也。一婦女禮處深閨坐則垂簾出必擁面所  
以別嫌疑杜窺伺也何乃習於游蕩少婦艷妝拋頭露面絕無顧  
忌或兜轎游山或燈夕走月甚至寺廟游觀燒香做會跪聽講經  
僧房道院談笑自如又其甚者三月下旬以宿神會爲結緣六月  
六日以翻經十次可轉男身七月晦日以點肉燈爲求福或宿山  
廟求子或捨身於後殿寢宮朔望供役僧道款待惡少圍繞本夫

親屬恬不爲怪深爲風俗之玷現在出示庵觀有聽從少年婦女  
入寺廟者地方官卽將僧道枷示廟門仍拘夫男懲處。一婦女  
惟宜端莊潔淨不在艷妝華服素衣淡妝荆釵布裙更見女德身  
著綺羅綉緞頭戴金銀首飾已云華美何乃衣裙必繡錦織金釵  
環必珍珠寶石以貴爲美以多爲勝雖販豎肩挑之輩逐日營趁  
生計艱難而妻女亦皆綢緞金珠不肯一著布素物力日躄奢靡  
日甚焉得不貧貧則無賴何所不爲此地方官所宜勸戒者至於  
鄉僻貧婦則有夏間上身不著衣衫裸體無忌又有男人不著衣  
褲止穿圍裙者此非儉素之故實屬廉恥全無嗣後地方官見有  
此等均宜量責以示懲戒婦女則懲其夫男也。一僧尼身入空

門原係六根清淨持素焚修江南僧人擁有厚資公然飲酒食肉  
賭博姦淫盤剝佔奪設計騙人藏匿婦女無惡不作本部院屢有  
訪聞正在確查拏究凡婦女燒香做會聽講翻經宿廟肉燈捨身  
皆由僧道設此名色或遍貼傳單或發帖邀請煽誘騙財并將佛  
經編爲戲劇絲竹彈唱儼同優伶嗣後責成僧道官稽查送究狗  
隱連坐女尼中有少婦幼女戴髮修行艷服男裝勾引男婦無異  
娼妓又慣入富家吹唱彈經甚而羣尼一路彈唱赴庵燒香名曰  
發放遂有惡少結隊跟隨途中攔截逼令彈唱爲樂一切引誘淫  
蕩之事皆尼庵之所有地方官畱心查禁責成地保查察犯者稟  
究。一境內士民畢竟善良多而兇頑少謹守畏事者多而巧詐

無賴者少然一鄉一鎮之中有一二兇頑巧詐之徒官司法不能及鄉愚不敢與較一人肆橫無忌一鄉受害無休或遇民間喪葬聚眾攔路動稱有碍風水逞意索詐不飽不休或遇孀婦再醮詐分財禮又私下說合不問本婦願否搶掠上船上轎釀成人命又或自盡命案恧愚屍親糾眾抄打民間婚嫁中途攔阻索取入村過橋規禮名曰喜錢實同訛詐強壯惡丐強索廝鬧更有挾仇放火乘危搶火亡命橫行人人切齒地方官責成保甲隨時稟報隨時懲處庶幾不敢肆橫至於濱海地方習成強悍衝繁鎮市慣逞豪橫設約盟神結成黨羽或衣服一色或同佩一物創立黨名如小刀黨青龍黨之類手帶鐵梭鐵套身佩藏刃角刀生事打降一

呼而集毆差抗官同惡相濟欽奉嚴禁地方官嚴諭保甲如有此等報官查究。一訟棍唆誣衙蠹索詐著名者已有訪聞正在隨事查懲不稍寬貸惟是此輩害人亦因人情喜訟好爭故得逞能簸弄乘機嚇詐惟在士民人等果有真正冤枉被人陷害惟當據實列告不可裝點誣捏其餘些小不平之事鼠牙雀角之爭聽人勸處央人和解事本細微不必詭計架詞上控理本短屈不妨悔過認非忍耐一時之氣常享無事之福片紙入官名挂訟牒訟棍翻弄筆頭胥役張露牙爪諸般嚇詐百計把持一日不結一日不能安業一人作証一人皆費盤纏且人心叵測詭計翻覆受冤難白和鄉黨以息爭訟解仇怨以重身命果人人皆作此想鄉隣親

友排難解紛從中勸釋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何等安閒受用雖有  
訟棍衙蠹亦無所施其嚇詐把持之計豈不美歟。一三吳賭風  
甚盛其爲害亦甚烈地方官現在查拏不過小賭其真正大賭皆  
紳士富戶深居密室或衙門吏胥暗中包庇役不能拏人不敢問  
輸贏動至千百豐裕生涯瞬歸消乏田房厚產蕩然一空富室變  
爲窮漢良善子弟流入無賴匪徒皆由賭博更有同夥輸銀出首  
訛詐甘心受詐苟免一時仍然肆賭構訟無休株連賄捺更不能  
免獨不思富貴遣興更自多端貧賤謀生惟日不足何必賭博何  
暇賭博又有一種惡棍身藏牌骰捏首賭博迨至審虛已多拖累  
尤可痛惡自此以後各宜早絕貪妄之念自杜禍患之萌爲一生

敦品行爲家計圖長久爲子孫垂悠遠爲宗黨重家風本部院就  
所見聞因好賭而破身家遭刑辱傷廉恥壞家風者不少正在設  
法查拏懲創不遺餘力至於因賭而盜因賭而姦窩娼卽以誘賭  
賭場無非賊窟凡有犯者從重痛治及早回心毋再嘗試。一春  
祈秋報例所不禁聚衆賽會酬神結會悞農耗財江南媚神信鬼  
錮蔽甚深每稱神誕燈綵演劇陳設古玩希有之物列桌十數張  
技巧百戲清歌十番輪流疊進更有投身神廟名爲執役首戴枷  
鎖名爲赦罪擡神遊市爐亭旗傘備極鮮妍臺閣雜劇極力裝扮  
今日某神出遊明日某神勝會男女奔赴數十百里之內人人若  
狂一會之費動以千計一年之中常至數會地棍藉此飽囊平民

因此揭債他如擁擠踐踏爭路打降翦絡搶竊結仇構怨命盜之案每釀於此不止耗錢財於無益之地已也至於鄉民疾病信鬼不求醫藥專事巫祝竟日徹夜大排牲醴舞蹈歌唱以為禳解巫師神婆聽其剖斷今日請一神明日送一鬼幸而病愈又須破產酬謝即或不愈止云前求未善不悔昨非身死之後反至衣棺無出不能安葬愚妄至此殊可哀也。以上十條願我士庶軍民人等父兄戒其子弟夫男戒其婦女老成者戒其後生賢智者戒其愚魯而紳士明理之家更宜身先作則嚴切防閑式化鄉里以敦禮讓以阜財物以保身家以全顏面實有厚望焉

以上訓俗之方

蘇州人家婚娶既畢輒便分析求其數世同居者絕少按南宋周朗

傳朗上書曰今士大夫父母在而兄弟異計十家而七庶人父子殊產八家而五甚者乃危亡不相知飢寒不相恤嫉謗讒害其間不可稱數宜明其禁以革其風北魏裴植傳植雖自州送祿奉母及贍諸弟而各別資財同居異爨一門數竈蓋亦染江南之俗也隋盧思道聘陳嘲南人詩曰共甌分炊飯同鑊各煮魚又宋史劉安世傳安世劾章惇父尙在別籍異財絕滅倫理惇蘇州人知此風由來已久按唐律百姓中父子別籍異財者決配有官品者禁身宋律父母在而別財異居者論死制律雖嚴亦教孝之意也宋以後此法不講

以下歷敘吳風

今吳下娶婦花轎至門則履席以入謂之傳席或用布袋謂之傳代

見白樂天春深娶婦詩云青衣轉去聲檀席錦繡一條斜結親後夫  
婦坐床上相者以錢果散撒謂之撒帳按戊辰雜抄謂始於漢武  
帝李夫人初至帝迎至帳中共坐宮人遙撒五色同心花果帝與  
夫人以衣裙承之云得多得子多也又女至婿門婿迎之相者授  
以紅綠連理之綵各持一頭呼爲傳綵亦見戊辰雜抄謂之同心  
錦又謂合懽梁勿謂俗禮無本也

吳中素號繁華自張氏之據天兵所臨雖不被屠戮人民遷徙實三  
都成遠方者相繼至營籍亦隸教坊道里蕭然生計鮮薄過者增  
感正統天順間余嘗入城咸謂稍復其舊然猶未盛也逮成化間  
余凡三四年一入則見其迥若異境以至於今觀美日增閭閻輻

輳綽楔林叢城隅濠股亭館布列畧無隙地輿馬從蓋壺觴標盒  
交馳於通衢永巷中光彩耀日游山之舫載妓之舟魚貫於綠波  
朱閣之間絲竹謳歌與市聲相雜凡上供錦衣文具花果珍羞奇  
異之物歲有所益若刻絲累漆之屬自浙宋以來其藝久廢今皆  
精妙人性愈巧而物產愈多至於人材輩出尤爲冠絕作者專尙  
古文書必篆隸駢駢兩漢之域下逮唐宋未必或先此固氣運使  
然實由朝廷休養生息之恩也人生見此亦何幸哉王鈞寓  
圃雜記  
自吳王闔閭造九曲路以遊姑胥之臺臺上立春宵宮爲長夜之飲  
作天池泛青龍舟舟中盛致妓樂日與西施爲嬉白樂天治吳則  
與容滿蟬態等十妓游宿湖島至今吳中士夫畫船攜妓登山而

虎邱則以太守胡纘宗創造臺閣數重增益勝眺自是四時游客  
無寥落之日寺如喧市妓女如雲而他所則春初西山踏青夏則  
泛舟荷蕩秋則桂嶺九日登高鼓吹沸川以往。自梁皇侃明三  
禮孝經論語撰禮記講疏五十卷論語義疏十卷陳張冲撰春秋  
義喪服義三卷府志作春秋左氏義略三十卷喪服義三卷孝經論語義十卷府志作  
十隋褚暉撰禮疏一百卷而陸元朗論撰尤多至今吳人善著書  
然喜哀集文章雜事無明瑩篤實而通經者。自蘇師旦以韓氏  
書史受諸將金至今吳人好游託權要起家永樂時附於權臣紀  
綱者有陳湖陸氏張氏正德間附於奄人劉瑾者有湯氏家無儋  
石者入仕二三年即成鉅富由是莫不以仕為賈而求入學庠者

肯捐百金圖之以大利在後也陸冢宰

吳縣志陸完字全卿吏部尚書黥貨萬計

以宸濠黨羽謫戍陸太守

府志陸倅字天爵寶慶府知府居桃塢

營新宅甲吳中今

歸他人天道雖不爽而貪者尤甚然持廉而不營產者則目為癡

其廉行最著者御史陳祚

字永錫副使陳琦

字粹之郎中張瑋

自劉氏毛氏創造利端為鼓鑄圜房王氏債典而大村名鎮必開

張百貨之肆以權管其利而村鎮之負擔者俱困由是累金百萬

至今吳中搢紳士夫多以貨殖為急若京師官店六郭開行債典

興販鹽酤其術倍刻於齊民。自郡守徐

府志徐節嘉靖四十一年以本府同知陞知府

親信吏胥門隸往往為富人至今為吏胥門隸者酷以剝剋訟人

為事而隸人之害為尤甚一人之正十人之副與吏胥因緣為奸

買票出行則橫行動輒索數十金其富而訟者糧長之欲脫稽其  
逋者所贈尤多。自張士誠走卒廝養皆授以官爵至今稱呼椎  
油作麵傭夫為博士剃工為待詔家人奴僕為郎中吏人為相公  
黃省曾吳風錄。此錄敘吳中風俗其言雖不盡  
然然亦可以觀世變矣茲錄其於今為烈者數條

吳俗元旦不借火不汲井不掃地初三上元立春日同見通考清明  
節踏青兒童對鵲巢支竈煮飯謂之野火米飯立夏飲七家茶免  
疰夏家家以大秤權身輕重六月六日曝書畫喫餛飩浴猫狗初  
四十四廿四祀竈七月晦日為幽明教主誕辰婦女羣集開元寺  
燒香脫紅布裙謂免產厄家家門首點地燈中秋焚斗香祀月宮  
除夕辭歲宿火儲水久雨則剪紙為女子形持茗帚懸簷際名掃

晴娘久晴則街坊小兒出松花會呼曰小兒求雨天懽喜此皆可  
補入風俗志

石湖居士戲用鄉語云土俗以二至後九日為寒燠之候故諺有夏  
至未來莫道熱冬至未來莫道寒之語又夏至後一說云一九至

二九扇子弗離手三九二十七喫茶如蜜汁宋陸泳吳下田家  
志作冰水甜如蜜四  
九三十六爭向路頭宿陸作拭汗如出浴循里  
塵談作汗出如洗浴五九四十五樹頭

秋葉舞塵談作頭  
戴秋葉舞六九五十四乘涼不入寺塵談作  
入佛寺七九六十三  
夜眠陸作  
床頭尋被單八九七十二被單思陸作思  
量蓋夾被九九八十一

家家打炭壑塵談作階  
前鳴促織冬至後云一九至二九相叫褚人獲堅瓠  
集田家諺作  
相逢相弗出手三九二十七籬頭吹簞篋褚作  
簞栗四九三十六夜眠如路



少門不

宿陸作五九四十五太陽開門戶褚作窮漢六九五十四貧兒爭

意氣褚作蒼蠅七九六十三布衲兩臙臙陸作兩八九七十二猫

兒尋陰地褚作猫狗九九八十一犁耙一齊出陸此句下有一日

范公吳人不免用鄉語豹隱

吳門風俗多重冬至節謂曰肥冬瘦年互送物件寓官顏侍郎度有

詩曰至節家家講物儀迎來送去費心機腳錢盡處渾閒事原物

多時卻再歸豹隱

兒童扯衣裾相戲唱曰牽郎郎拽弟弟踏碎瓦兒不著地見詢芻錄

祝生男也牽者郎郎拽者弟弟多男子也踏碎瓦襪之以弄璋扯

衣裾襪之以衣裳不著地襪之以寢床無非男也古人雖兒童相

戲亦有至理堅瓠

吳下耕作或舟行之勞多作謳歌以自遣名唱山歌中亦多可為警

勸者謾記一二月子彎彎照幾州幾家歡樂幾家愁幾家夫婦同

羅帳多少漂零在外頭南山頭上鶉鴉啼見說親爺娶晚妻爺娶

晚妻爺心喜前孃兒女好孤悽葉盛水

吳下方言已詳郡邑志然尚有當記者如呼婦人曰女客高唐賦妾

也為高打亦謂之敲左傳執其刺亦謂之搨莊子冬則相連曰連

牽亦曰牽連晉書五行志苻堅初童謠曰阿堅連牽折花曰拗花

元微之詩今朝誰是拗花人言人逞獨見而多忤者曰莫莫音如列的漢書言

人無所可否而多笑貌者曰墨屎音如迷癡俗呼小錄作言人胸

次耿耿曰佶

音如熾賦司馬相如賦佶以佶

言人無用曰不中用

史記秦始皇本紀始

皇怒曰吾前收天下

書不中用者盡去之

言人聆言不省曰耳邊風

莊荀鶴詩百歲有涯頭上雪萬般無

染耳

人有病曰不耐煩

劉宋庾炳之傳為謂人之愚者曰不知

董

爾雅蘋蘩董註似蒲而細不

習氣曰毛病

黃山谷刀筆云此荆南人毛病物不

潔曰麩糟

前漢書霍去病傳註盡殺

言戲擾不已曰

音如翮去聲

書翮之

小食曰點心

罷改齋漫錄唐鄭參夫人

憎人而不與接曰

不保

北齊書后不保輕香

以網兜物曰

搯搯呼孩切音海平

誘人為惡曰

攬

平聲見韻會

疾速曰飛風

唐制凡雜馬送上乘局者以風

胡說

日扯談

宋時梨園市語

問何人曰陸顧

吳中陸顧兩姓最多故以為問

言人舉止倉皇曰

麕麕馬鹿

蓋四物善駭見人則跳躍自竄故以為喻

又俗呼小錄

載忍謂之熬足謂

之穀移謂之插

按集韻補他總切進前也引也

熱物謂之頓熱酒謂之錫瀉酒謂

之篩遙相授受曰胄干求請託謂之鑽斷港謂之浜鳥獸交感雞

鷺曰撩水餘鳥曰打雄蠶蛾曰對狗曰練蛇曰交窵謂之洞槩謂

之盪通稱一頓

世說欲乞一頓食漢書一頓而成唐書打汝一頓

語物事曰牢曹瘧疾曰

愕子俗牽連之辭如指某人至某人某物及某物皆曰打

按張晉公詩赤

洪崖打白洪崖俗

事在兩難曰

廣中俗字最多如

穩

喬

矮

亦音

柔

勒之類見范石湖桂海虞衡

志吾蘇亦有之如謂積穢物曰垃圾音臘鬧謂人能幹曰

亦作

噓上音如厚平聲下音遮拉字啍字不載字書坡集韻同岌危也

噓類篇多言也其解不同又物殘缺不齊曰齟齬上顏入聲下殘

入聲又齶齶二字俱五鎋切上齒缺也下器皿缺也四字見俗呼  
小錄

附錄

唐白居易吳中好風景二首

吳中好風景八月如三月水荇葉仍香木蓮花未歇海天微雨散江

郭織埃滅暑退衣服乾潮生船舫活兩衙漸多暇亭午初無熱騎吏語使君正是游時節○吳中好風景風景無朝暮曉色萬家煙秋聲八月樹舟移絃管動橋擁旌旗駐改號齊雲樓重開武邱路況當豐熟歲好是歡遊處州民勸使君且莫拋官去

城池補

壽夢別築城爲宮室於平門西北二里基址見存

吳地記○平門亦曰巫門與齊門近

久廢

大城者吳王闔閭所置美人離城也

越絕書

吳王夫差啓蛇門以厭越人越爲雷門以禳之擊大鼓於雷門之下

而蛇門聞焉

劉蠡定軍禮○蛇門在南久廢

葑門亦作鱔門見史記伍子胥傳東門註

鱔音普姑反

甘露元年孫皓送休四子於吳小城

吳志○按小城卽子城

虎邱詩集明初吳人王賓所錄集中載邾經詩云虎邱山前新築城

虎邱寺裏斷人行

見志藝文

呂敏詩云山上樓臺山下城朱旂夾道少

人行曾朴詩云闔閭冢上見新城無復遊人載酒行考其歲在至  
 正丁酉淮張用兵日也董其役者為周南老故其詩云白髮趨公  
 役馳驅上虎邱又云四疊新城繞澗隈劍池池上碧崔巍而柳貫  
 詩亦云半山青處作崇墉其後志吳地者多未之及由是虎邱築  
 城吳人鮮有知之者予嘗步山後見遺址尙存特未悉山南何以  
 為界大都鶴澗以南即城外地也朱彝尊跋虎邱詩集。按靜志  
 居詩詠又有僧居中詩云公餘  
 聯騎入山城老衲追陪得散行周南老云  
 奉檄趨功城虎邱又云百萬城春落杵齊

山補

馬駕山亦名朱華山見汪琬記

一斗山在婁門外漁村土阜也

吳郡有婚姻整昔有女子送葬道逢書生於此各以目相挑後成婚

姻故以為名後人誤以婚姻為分金且以為管鮑事更謬真率筆  
記。按

分金整見吳縣志橫金鎮下。又蘆柴整在長洲縣沈塾  
橋之北境內此類甚多皆積土所成然莫得其所自始

虎邱纔一拳石耳其中名勝如鱗次焉府志較詳于縣志而所遺正  
復不少茲錄其尤著者而繫之以昔人題詠云

西隱山房在二山門右文肇祉志云西原有僧房種竹一園中有

君子亭即竹亭采風類記云產茶為山中第一今廢明顧簡借榻竹  
亭不覺櫻桃盡

徐看蘭蕙抽僧繁殊苦記山近每忘遊漸暖或致爽閣舊在法堂

妨出微陰宜蕩舟橋東紅藥好何必主人幽

後後改建五臺今移入行宮宋范成大碧障橫陳若斷鰲畫欄相對兩雄豪東軒只有雲千頃不

似西山南窗在方丈今廢宋范成大鼓板鐘魚徹曉喧誰言方丈更翛然窗間日薄寒煙重未到齋時我

爽氣高正元釋正港寄逢上人短簿祠前客眠劔閣在劔池北崖名小方丈

江城雪乳香初泛冰行韻轉萬松堂明楊循吉有萬松堂避暑詩今廢。小竹林吳都法乘踰山之嶺西折而北有平陸焉主僧就

其處結屋一區古木修篁左右交閱煙雲旦晦或失不見因名之

曰小竹林文志再折而東有韻玉樓塔在簷下可翫明文伯仁有

竹林精舍圖王寵書疏于後王世貞來遊僧出以示之時履吉下

世已三十載矣世貞因作詩誌感其詩云山僧業靜者翛然無世氛朝疏淇澳雨暮浣瀟湘雲老

可湖州筆為竹寫清芬況有王子猷英標冠人羣自言讀書處何

可無此君我來憇其下流颼散餘醺其人不可作太息讀遺文新

粉含幽月蒼翠鬱紛紛截三泉亭在劔池南明申用懋建陳繼儒

作淒涼笛淒涼安可聞記國朝張鵬翀有三泉亭逢修上人話舊詩。陸羽樓在山北

○片石山房在山街東。海晏亭在山街西吳偉業銘。樂康亭

在山街右。靜觀齋在大殿東即千頃雲改建乾隆二十二年

上南巡 御題今額顧詒祿記。含景閣在東嶺。月駕軒在石

觀音殿右國朝劉肇基絕頂高窗俯衆山看雲飛去鐵佛山房

又飛還我來醉倚雙松下還是雲間是客閒明程嘉燧鐵佛山房即事山中客到棲山寺時有蘭舟載酒迎豐

草臥來原似鹿春花飛盡只啼鶯水邊人簇新圖見月出歌殘舊

恨生閒夜沈寥清磬後荒螢夜照自縱橫其一寺門窈窕水西東

士女嬉遊夜不空燭下歌船人面月茶間禪榻鬚絲風轆轤聲杳

千尋綠羅綺塵高十丈紅頭白風桐雨樓見百城烟水釋廣育半

情消未盡醉聽仙梵宿花宮其二桐雨樓見百城烟水秋後一夕

宿桐雨樓對月樓上月已高樓下月初出上樓復下樓月情信非  
一其二高月上樓來笙歌石邊去同此一山中喧寂不同致其二  
風壑雲泉四大字在劍池東壁。可中亭三字在亭畔。皆不知何人書

度賀家嶺大石如橫案上立兩石俗云嶺北有新婦石此其箱篋也

周必大吳郡諸山錄

吳梁磯在茅圻背外俗名磨盤山。姑蘇磯在菱濱外。九星磯在

白洋灣。此三磯皆伏水中。留船磯在游湖行船悞入其中須倒撐方出

。利市山在洞庭東山豐圻外里許。司徒整在胥口香山外數

里。塔基在洞庭西山白塔堰中。以上皆湖中暗山見太湖備考

按蔡昇太湖志東山之西有大筊山小筊山王文恪震澤編東山之

西有大鼉小鼉山按二筊山即大小鼉山也東山之西有王舍浮

洞庭之南有舍山攷之即一山也白浮兩見石浮之外又有五浮

詎非重出若禹期金庭龜武山津里不列七十二峯之中別其

為支山也獨怪夫貓鼠分為二山獨山粥山箬帽山缺而不載蔡

志王編互異如此又文恪七十二峰記有渡渚山石公山而無禹

期山有千山而無小千山又以大小謝姑為一山豈書文出自一

手猶不免魚豕之誤耶。具區志。諸山皆隸吳縣境見郡志惟津里屬武進獨山屬無錫王記見後

陽山頂有浴日亭每年九月三十日郡人登此觀日月同升明汪膺

詩序云箭缺壁立對峙相去數武夜半日出適當其間為西山絕

勝采風類記

陽山諸大峯外又有酉峯。介于西道士。在北山狀如真官步虛。諸嶺外又有

江婆路為江石狗石勢有如蹲如馬王。下有石名真假山前卽

淨明寺。石有石蕩一巨石數石梁香爐以南屏風長雲。大石

名采風頂有望湖亭一名款雲類記

附錄

明王鏊太湖諸山記太湖之山七十二其巍然雄峙起伏于東

自西而南逶迤明滅于天際者衝漫橫三山此皆有居民村市里巷多橘柚茶椒桑梓之利東洞庭之東雲水明麗望之若斷而連者武山其北穹然若立碑者石牌突然而贅出者餘山其西首銳而末岐者箭浮若屋而歛者王舍王舍之南為苧浮有若棄篋于水者大篋小篋有若籃入水其耳可見者驚籃有若馳於前後追而及之者貓鼠有若船者浮山橫絕西南者三山三山之南為澤山厥山西洞庭之北有若隆然而曝水次者龜山山多石可碑又北為長沙又北為葉余有若石筍巖孽對立者玉柱稍卻者金庭有若飛而欲集者南鳥既集而啄者北鳥二女娟好背而立者謝姑其南為峽山若人戴笠者帽山若房

者舍山五峯並起若不相伏者五浮若五浮而少二者筆格曠首掉尾勢欲逝者石蛇若螺者青浮其西大雷北小雷世傳二雷相近而不相見見風雷作小雷之北點點水面若人者若禽者若馬驟者若器浮者為大小竹東西獄衣杵幢浮陰山橫山重出紹山大干小干若琴者為琴山衝漫之北若沈若浮為厥浮殿浮白浮又北為大貢小貢又北為茅浮若五星參錯為五石浮又北為思夫馬跡東可十里為杜圻南夫差敗越處也與夫椒對峙而差小者小椒西北錢堆有峩冠立者獨山若二岫可凭者大岫小岫若雙鳧欲止者二鴨若老人罄折相向者大墮小墮然其最大而名者兩洞庭也按文恪公記有二其一見吳縣志以此校之不同者十之四五游林屋洞詩序包山吳莊云載諸震澤編與文集微有不同有洞焉曰林屋廣可坐數十人石皆豁豁中空紺碧深翠夏則涼冬則燠雨則晴晴則陰森若欲雨者正東有石橫道匍匐可入入則豁然大明行數里有石牀石鉦金庭玉柱柱之上有字曰隔凡相傳吳王嘗遣人窮其境數日乃出宣州世莫知其然否而故武功伯徐公嘗至玉柱之側見隔凡字云弘治十三年三月水部郎中傅君日會以治水至山中公暇約子同游子以治任北上不及偕君游之明日以詩寄子日奇矣奇矣乃作亭于洞之口使游者憇焉子生長山之東於所謂林屋洞者嘗一

至其處其於所謂隔凡者志欲一詣焉以驗其然否而竟未之能也物有近而難至者豈謂是歟聊因傳君之游和其詩并鏡諸亭上隔凡深處禹書存尚有神靈為守門穴底玉泉流作永巖前壁月過留痕燕飛尙驗晴為雨龍戰猶疑數應坤聞說遙遙天漢接胸中

都穆遊郡西諸山記

弘治己酉秋九月甲戌子與客泛舟將徧游吳郡西

諸山客曰虎邱之勝甲吳下且密邇闐闐游必自虎邱始子諾焉亭午至山下觀憨泉泉為人投瓦礫塞之將泥不食從石旁上東山廟中龐然雜以土偶有老僧方閉關坐穴中與語頗可聽下東山北行登千人石旁有古木根出如蟠虬一本而為榦者三經清遠道士放鶴澗澗涸灌莽生焉後人亭其上既而登五聖臺僧供茗命前導西南行至一庵甚幽寂蓋宋和靖書院舊址也悵惋久之南行沿小溪復上千人石度石梁酌陸羽泉近庸僧屋其半頗減清冽出觀劍池左石刻虎邱劍池四大字是顏魯公書上兩崖壁立數仞勢欲崩裂其陰多昔人題名眾恐不能久讀遂登可月亭北有李陽冰篆生公講臺字分鐫四砥而亡其一眾皆從故道下去時已暝予欲止宿客不可乃返乙亥仍泊虎邱午食出射瀆大風西北來舟遲遲行絳屢斷屢續西望天平峯秦餘杭諸山如龍游馬逸應接不暇過許墅入竹青塘而西日光返射影在山半霞彩絢爛丹青雜施

工不能繪至通安橋已昏黑夜深抵友人朱氏宿丙子早食出朱墅北泛彭山堰午西風甚急遂由堰西北約五里至陳湖莊復五里由望湖橋南出游湖從曲港登新豐南山共坐苔石山人有牧羊者子問瀕湖諸山始知高出鄧尉者日銅坑山亞銅坑曰安山牛城嘴居游湖北與安山對峙如兩峽然而其西接太湖極北青霞一抹視洞庭兩山尤遠者無錫之九龍山也下山歡飲盡醉丁丑早雲翳翳布空中疑有變少焉日光瞳矐眾游興勃發由謝莊西行復經游湖南過陸家港里許入西堰水益緩山益近岡嶺稠疊橫迴峭拔呈技獻巧殆不可狀而浮圖七級聳龜山巔影落水中子笑曰此王摩詰得意筆也泊泰定橋登虎山里許至光福寺主僧聞客至出速入方丈山峙其前者名鉢盂其左鄧尉山也壁有元人聯句詩多剝落皆不著氏名其字畫類黃豫章有墨沼從窗隙窺之僧云傳為顧野王研池殆或然也過齋堂讀唐進士顧在鎔詩刻遂上龜山坐浮圖下浮圖有巢鶴二見人戛戛作聲眾方欲呼酒僧謂七寶泉在鄧尉東麓不三里而近共出登舟經東堰已半淤塞蘆葦蒲稗生其中視西堰少劣至則舍舟遵山徑行夾道多古梅長松入僧庵有雙柿丹實纍纍可愛上山行修竹間有亭憇焉其後卽七寶泉泉生石間環發以石形如滿月深尺許掬飲甚甘僧接竹引之然不知發自何時且弔陸子之不能遭與茲泉之不遭



也子索筆題名亭上暮還光福方丈戊寅至姚家河陸行數里  
 遊奉慈庵中故有養閒樓元季里儒徐良夫好客四方賢士多  
 集樓上今亡獨其扁存堂背白山茶枇杷蠟梅列植左右出僧  
 欲導觀山上泉不果三里至玄墓山從松篠間偃僕而上山多  
 楊梅樹湖水明滅樹間眾冉冉如空中行約一里入西塔院  
 小飲晚院之僧具湯沐宿焉已卯自西而南四百步路多古梅  
 皆螭蟠蛟結蒼蘚被之如鱗出大道東北干步有長松五株鷹  
 巢其一又西北二百步度石梁上萬佛閣南望太湖法華山嶺  
 亘其中漁舟數十出沒若鳧雁然而洞庭長沙葉余梅灣諸山  
 隱隱在煙霧間詩思頓發北而東二百步有僧揖入小閣閣視  
 萬佛十才一二然所據地高出木杪山四面環之如玦景特奇  
 僧飯客閣上仍出松花餅客作詩有不見太湖真面目眼前終  
 恨法華山之句予不以爲然乃作詩爲法華訟冤西行可百步  
 至僧房其扁曰天開圖畫見湖最多兼見小橫山一抹由禪堂  
 西南三百二十步有老僧房前美竹數百挺與松柏爭長地窪  
 然下泉嘯咏焉又西三百步經僧房六以日暮不及遊還塔院  
 宿庚辰僧陪客下山西行復經奉慈庵謁宋金紫光祿大夫黃  
 某墓其旁有香火院僧盡出斷碑五六橫草莽間蓋玄墓至是  
 行四里至銅坑山其山一名銅井山僧云高二百丈予與客取  
 捷上由別道山多亂石且峻拔行者多顛踣每一人路衆皆大

笑至僧庵觀所謂銅井已無水深可丈餘上大石若將壓者予  
 令童子入井大呼聲不得出如在瓮中山頂多奇石可望見二  
 百里羣山在其下小山浮湖中如杯人人大快以爲生平奇觀  
 適山人送酒至遂剖橋作杯飲皆盡興庵僧煮菜供午食循道  
 至山半勢亦斗峻皆掖以童子狼狽而下回視莫不心掉更慶  
 以爲無虞去銅坑東北三里謁宋章都官墓抵包家河登舟復  
 從西堰過泰定橋東北七里還朱氏宿辛巳朱氏東南三里至  
 獨山訪王清獻公元孫晉索其舊藏出清獻畫像及孝感詩族  
 譜閱之門內有塑像置壁脚亦云是清獻公牆角塑像爲尼相  
 者清獻母張夫人也晉言清獻父死海上張氏年甫三十七抱  
 清獻入覲時清獻生才三歲元主恐張氏二志命殿前祝髮爲  
 比丘尼賜號無爲大師住吳中妙湛禪寺出門讀草間碑碑凡  
 三其一無爲大師塔銘鄧文原撰午還朱氏壬午復經彭山堰  
 行八九里驪舟又二里至秦餘杭山夾道松如步障上六百步  
 息足僧舍復二百三十步至大石下有泉二泓其一爲雲泉石  
 錯互若頰頰斷齧從其後視之又若狻猊昂首尻下其前磐石  
 如臥鼓可坐二三十人入雲泉庵躋石級有古梅生石間轉東  
 石一股西跨類猛士跂足立人行其下又轉而西鑿石爲階旁  
 設以闌杭棹不可凭屋壁讀李武選吳太史張子靜史明古諸  
 公聯句東行有巨石閣崖上欲墮又上得大石巖上俯下嵌中

像開山僧衆小憩午酌庵之北樓日暮下山與諸客別是夕宿  
 通安橋癸未入城蓋自甲戌至癸未凡十日皆風日清美舟楫  
 往還百數十里歷名山六小山二而諸客者皆衣冠詳雅從容  
 尊俎間莫不目飽意滿充然有得而忘其疲其慶幸不既多乎  
 遂次第筆之啓好遊者以唐白居易遊禹期山萬代分明見禹  
 上見陳暉吳中金石新編唐白居易遊禹期山五代分明見禹  
 湖深龍舟坐會羣僚重林將壘嶂此處可逃  
 處徒想滄波見古今秦水隔人間世花開洞  
 裏春荷鋤分地利縱酒樂天宋楊備東獄西獄山雷霆號令雪  
 真萬事更何有吾今已外身霜威二獄東  
 西鎖翠微髣髴都叢朱長文陪楊次公張仲謨劉日瑞諸公  
 棘地巖扉應是古園扉  
 遊虎邱海湧一小山遠視如平疇中藏天下奇巖谷峻且幽石  
 壁老萬古劍池照千秋蕞爾小吳會隱然瞰瀛洲能令  
 軒冕客到此忘沈憂樂天擁千騎一月常一游高賢愛絕景塵  
 事莫可畱我公初下車明斷速如流千里滿和氣訟庭無繫囚  
 三吳皆膚使金節憩南州同聲約清賞相應如鳴球半刺富文  
 雅嘉賓張與劉清晨出西閭山翠徧芳舟耕叟迎綵旆佳禽和  
 鳴騶憑闌共四顧湖海入危樓雲低未作雨萬象圍寸眸憲老  
 揮散隸妙絕與古儔河漢澹輕霄天門跳驚虬才名三十年餘

力及銀鈎茲遊雖偶然千載仰芳猷日暮下危磴玉盃相獻酬  
 一篇間一局豪放不自休樂哉文字飲相與喜賢侯短篇春事  
 勝可與  
 吳兒謳

水補

新涇見明毛埕記在虎邱下塘今名野芳浜見姜實節集其詩曰野

頭岸君住紅闌第幾橋此日相思不相見小樓悵望雨瀟瀟

西溪在虎邱雲巖寺西今名寺西浜亦名西山浜唐皮日休虎邱西

白石岸桃枝竹覆翠嵐溪分明似對天台洞應厭頑仙不肯迷其  
一絕壑祇憐白羽傲窮溪惟覺錦鱗癡更深尚有通樵處或是秦  
人未可知其二高下不驚紅翡翠淺深還礙白薔薇船頭繫箇松  
根上欲待逢仙不擬歸其三陸龜蒙和韻樹號相思枝拂地鳥語  
提壺聲滿溪雲厓一里千萬曲直是漁翁行也迷其一荒柳臥波  
渾似困宿雲遮塢未全癡雲情柳意蕭蕭會若問諸餘總不知其  
二每逢孤嶼一倚楫便欲狂歌同采薇任  
是煙蘿中待月不妨欹枕扣舷歸其三

東溪在虎邱今名東山浜明王寵東溪泛舟獻策未能遂春山數屐

何慙剡曲幽高枝懸幕下落翠把杯浮擁棹波紋亂迎檣燕語稠  
雲光披石磴霽色滿汀洲必簡何辭酒知章況有舟機心吾已矣

舞袖拂沙鷗

陳湖見志相傳舊本陳州沈為湖采風類記。按吳地古無陳州此不知何據

夫差姑蘇臺東丹湖萬頃內有金銀塘楊方吳越春秋

五百三十畝潭在甫里南隅相傳為築張林山起土所成舊產葶中

有一墩廣百畝春柳秋荷頗饒佳致甫里志

欲訪顧野王墓不果遂自石湖入少府港歸盤門吳郡諸山錄。少府港今迷其處

吳地記笠澤松江之別名今人據此又云笠澤即太湖然水經注云松江

上通太湖東逕笠澤則笠澤又似在松江太湖之外

五湖水經注謂長塘湖即洮湖太湖射貴湖上湖瀟湖按射貴為二湖

見義興記又史記索隱以其區洮瀟彭蠡青草洞庭為五湖洮瀟

亦二湖見劉芳實經史機要據二說是增五湖為六矣按周禮職

方氏揚州其澤藪曰具區其浸五湖具區五湖明明並列且洞庭

屬荊州非揚境也則以五湖為太湖之支湖者近是史記正義五

湖者菱湖游湖莫湖貢湖胥湖皆太湖東岸五灣又楊慎丹鉛錄

王勃文襟三江而帶五湖則總言南方之湖洞庭一也青草二也

鄱陽三也彭蠡四也一名官亭湖即禹貢滙澤太湖五也是為大五湖

附錄

明朱逢吉游石湖記姑蘇之西不一舍而近有石湖可干餘頃岸左右皆居人雜植桃柳梅竹其下匝水

率蒲荷菱芡之屬中涵澄波猶冰鑑然沙鳥風帆出沒往來無

虛時具區橫其南良田沃壤綿其東越來溪絡其北層巒疊嶂

環其西背具區行數十里至湖西而止峙為三峰盤旋如蓋由

山麓抵絕頂可三里晉支遁嘗棲其上唐因建梵宇曰楞伽後

立浮屠岌岌撐太虛若欲飛動前關小殿列為神像者五自前  
 代時城內外暨村落百餘里間男女稚童當春夏月遠近各相  
 率舟行載酒殺雜樂戲具徒行乘馬驟竹兜競以壺榼食器自  
 隨或登岸以樂神日肩摩跡接畢則晏游以樂太平逮今如之  
 今年春正月余奉詔理水是郡偕吳縣判簿濟陽江君率民循  
 行田間築隄防疏壅障過奔激夙夜從事罔敢怠舟嘗過之未  
 暇一登覽二月既望行次湖上適以風波遂輟棹登岸君曰今  
 省農幸周水之汨田他鄉者已漸縮惟濱湖斂否莫觀盍相與  
 凭高覽之遂登峯之巔四顧其下田向所謂溺者蒼翠覆阡陌  
 井井乃矚吳西羣山如穹窿靈巖如天平陽山薦福如獅子橫  
 山黃山吳山小者離離如青鬢螺髻高者列翠屏參差出煙樹  
 杪湖波瑩然在足底殆天啓圖畫信為遊樂之境餘所莫及抵  
 暮寺主僧德啓倒屣出翠微亭延觀雙冷泉掃榻以宿時治平  
 僧清渭先在坐焚香煮茗相與清話翌旦下山復歷諸村墟若  
 木瀆若光福若橫金及過具區登山督促成農功於是隄之  
 圯者整頽者立坎者夷水以車力入於湖溪田野漸復故修楔  
 日舟過湖濱入治平精舍值僧渭松陰中相與向羊觀吳之冽  
 泉及深沙神池泉池所發石已撤毀所存潢潦一窪而已遂縱  
 步登中第二峯披蓁蕪攝衣以上可三百武其巔方整若印故  
 老相傳吳王夫差嘗卽此為祀天之所俗因呼拜郊臺外繚崇

垣循湖隄坡陀起伏如昔向有寶積寺居其麓今叢荆野蔓悉  
 莽為狐鼠之墟興廢不常有足慨者獨其北第三峰未登翌日  
 老僧淨日直其舍後雜荒穢取道叢篁曲折間攀援而上殆數  
 十尋峰頂狀如磨故名茶磨山當石竅中出泉一泓不溢不涸  
 甚清冽可愛峯之北下瞰湖尾瀦為蓮花陂山之環拱騰蛟翥  
 鳳至湖以峙者奇秀萃此峯誠為吳中冠治平寺獨當之峰左  
 則枕湖有二橋聯絡東曰越城西曰行春其傍有亭宇俯臨湖  
 波乃卽樵徑崎嶇而下入面湖佛祠祠裂巨石鑿巖洞幽邃清  
 絕雜樹陰翳膠枝交其上巖下泉一池黝碧深百尺許魚洋洋  
 游其中飛石梁其上踰數仞過此而北巖中立石斲大士像前  
 為小軒尤奇因少憩俄見樹杪懸一蛇可三四尺色蒼碧初疑  
 為蔓童子以礫投之輒昂首空中騰及他枝而去老僧以為異  
 云至亭下有碑刻石湖二字字盈尺其兩間壘文一日御書之  
 寶小字三日賜成大具有表文乃知宋范成大當孝宗朝為參  
 政乞歸老石湖故有是賜表則其上謝者按蘇州志載公以文  
 學政事著名其歸老于斯園堂亭榭游樂之所非一湖因之以  
 稱今遺址漫不可考獨湖北數里山曰天平文正公祠猶存今  
 四百年山林蒼蔚如故所置義莊子孫蒙其澤未窮是知君子  
 惟道德為永世之本山水永足云然古明達士遊覽所至必紀  
 其見聞所以益智識今余老而無學於格物致知之道不敢不

勉故記見高啓過越來溪越女游未去越兵嗟已來青山舊谿上無復見樓臺過客空惆悵荷花秋  
 金石新編自盧雍白洋灣一棹西來自義金卽橫金清風蓬底恣長吟芙蓉不斷千峯秀松檜相連五塢深落日滄波橫  
 塔影平燕白鳥度雲陰持盃試酌天隨子千古風流共此心

水利補

宋熙寧八年八月中書進呈戶房乞下雨浙提舉水利及轉運司各

差官定驗兩浙興修水利不當事

李燾續通鑑長編

乾道元年二月左朝散郎通判建康軍府事張淮劄子竊謂堯之時洪水泛溢而三江不入於海其勢必乘其虛處而橫流今之五堰河正其虛處也以去年之水高四尺而漫過分水堰則堯之水橫流而過此地當不止四尺竊意震澤所以不底定者蓋自於此耳以此觀之古來之開鑿此河而設為五堰者其慮遠矣夫堯之洪水後世決不復有也如去年之水間亦有之上江與浙均有雨水則固城湖雖漲亦不能奔五堰蓋蘇常水盛則外水自不能入如

去年之水是也惟是蘇常無雨水而上江雨獨多當此之時大江

泛濫壅遏湖流則其勢必奔五堰河而蘇常始受其害矣淮竊籌

度若開此河委非經久利便乞從朝廷詳酌施行漂水五堰河碑載金陵志

元成宗大德三年十一月庚辰置浙西平江河渠牯堰凡七十八所

丁酉浚太湖及澱山湖續弘簡錄

明太宗永樂五年正月修蘇州吳江長洲崑山隄岸明紀實錄

孝宗弘治十二年戶部員外賴先鑿長洲縣許墅關永通渠渠在運河之西

自竹青塘橋起至張家橋止陳琦記吳郡去城西北一舍許有名鎮曰許墅濱臨漕河舟航所聚商賈所通驛使交馳紛紜填溢殆無虛時自永樂間通漕以朝廷設關津以征商稅每歲必簡命地官之廉勤幹濟者蒞焉于是操拘縱之柄而時其啟閉遇夜則鑰之以防私度其法舟之廣狹徵賦之多寡按季而輸之民部其資國用也廣矣然皆視公署如傳舍以積斂為功績事裁損于利

者咸莫之為弘治十二年己未今地官員外郎賴公奉命以來凡百究心一以寬仁為本如商之竹木過此者則曰此工曹已稅矣不可為之重征也聽其徑行仍謂往來小航容無斗斛例不納稅者且與商舟鱗次放行其間豈無昏喪延醫診援危疾而時刻不可逾者能不苦於稽滯乎爰謀爰度乃即關轄之旁命工鑿小渠以石固壘其修若干丈廣六尺餘僅容刀舟之度一時之農工漁樵婚喪之人行旅裹糧之輩晨夕往來無復艱阻于是人心欣躍感戴公德之至關之父老相率踵予告曰賴公建此萬世永利良恐歲久繕治不繼日就湮汨則為民病猶前日願得一言以紀諸石庶使後之繼至者有所考見以相承于勿替乎余謂世有古今而人心無古今賴公忠以奉國仁以惠民秉彝之理人心所同後之君子同寅協恭贊相輔翼增所未備也必矣又奚為慮哉且公之偉績誠不止此觀其堂廡維新窗戶疏達外建屏牆增補石岸財出于官民不知費蓋公廉以濟敏公以施仁故商不濫征而課額自足津無苛罰而渡有捷徑資緣射利者無所投其隙倚法為奸者無所施其計嗚呼是可以觀政矣異時秉國之鈞普國之惠即此心之充拓耳又奚庸言因記其渠也而牽聯書之公名先字■閩之汀洲人由■進士任今官云見陳曄金石新編

雍正初太湖大缺口內忽漲一洲廣百餘畝芟蘆叢生水東金姓者

據而有之名曰金家洲缺口在武山俗名小山水東之間濶止里許實五

丈十六北湖入南湖之咽喉也洲漲其中阻遏水勢談水利者每以

為慮太湖備考

乾隆十四年六月東洞庭山士民大缺口水利條陳從來言水利者

以通為利以塞為病太湖之水尤貴宜洩大缺口在武山大村之

間北太湖水洩入南太湖必由此口而出乃湖水咽喉要道往時

口濶二三百丈水行通暢後被附近居民種植菱蘆泥淤灘漲水

口漸狹僅存五十餘丈又因張捕魚蝦絕流設簞泥隨簞積中流

亦長蘆洲阻遏水勢此現在之情形也倘前弊踵行不已菱蘆日

長水口全湮一遇霖潦之歲湖水南下無路勢必旁溢四潰不獨

武山大村田畝淹沒自菱湖嘴以東一帶地方雖有行舟小港不

能暢洩洪流亦必泛溢為災此日後之隱憂也伏乞嚴禁附近居

民不許種菱設簞阻塞水口似于水利大有裨益太湖廳黃公批准病卒不果

行見太湖備考

吳縣白洋灣為南太湖支流二十年前湖面極濶今兩岸半成良田

祇有三戩港通湖而已徐墅村俗名大村出新涇港至東山本水程九

里近來蘆洲日長湖面一汎可渡亦滄桑之一小變也黃洋灣在

徐墅村之東為橫金浦莊一帶塘河之咽喉三十年前水勢浩渺

今彌望菱蘆幾成草海其通舟處不過帶水耳一遇旱潦納水吐

水均有阻滯為腹裏農田無窮之害為民上者不可不留意焉



二十八日巡撫都御史番禹莊公有恭題奏三江水利開濬太湖諸  
瀆瀆凡湖灘草蕩悉令剷除永禁插蘄

附錢士錡吳中水利論昔人謂三吳之水緒於太湖太湖之水泄

於松江故治太湖但當治松江吾以為不然歷攷宋元明之水  
利與唐以前異今日之水利又與宋元明異膠柱者徒從事于

松江而不求松江之所由治是殆未明乎今昔之異宜源流之  
異勢也春秋時吳伐楚伍子胥鑿胥溪以運糧自是大江與太

湖通胥溪者在高淳縣境溧水上接宣歙諸水荆溪宣歙蕪湖

溧水分縣下注太湖其地高踞西北有高屋建瓴之勢又有

西南天目諸山水爭注之天目富陽分水杭州湖州奔騰洶湧

勢不可遏幸而來源既盛下流亦暢東注松江江水清駛海沙

不滯故自春秋至李唐偶有水災為害尚淺劉宋元嘉七年唐

二年四年太和六年開成三年凡水災至宋築吳江堤慶歷二

六不甚害稼自春秋至此已千餘年矣通判李禹卿以松江風濤漕舟多敗遂築

長堤於松江太湖之間橫截五六十里橫亘南北以致湖流

澁而江水弱不能衝刷潮沙海口遂有淤阻之患夫來源如此

其盛下流如此其隘一遇伏秋水漲汎濫橫溢其害曷有紀極

譬之一人之身胥溪以上猶口也吳江以下猶尾間也塞其尾

間而以水沃其口且沃之不已欲其不至腹脹而嘔吐也尙可

得哉熙寧八年至元豐五年不過八年之昔東坡採單鏹之說

謂鑿開挽路即吳別為千橋以寬水道誠為救時良策惜當日

格於朝議不果行沿及元明巨浸稽天致虛糧額前明水災不

連年積水吾故曰宋元明之水利與唐以前異也太湖水源西

北最大其為患亦最甚宋單鍔之言曰築五堰使宣歙金陵九

陽江之水不入荆溪注太湖則蘇常水患十可殺其七八明永

樂元年蘇人吳相五腫其議請以廣通石閘改築土壩洪武二

浚胥溪建石閘以轉漕石閘以時啟閉利在高淳一隅害在蘇

常數郡故改築土壩以堵截之。按此即五堰即廣通壩也

其時壩猶低薄水得透漏正統六年壩決而蘇常大水田禾盡

沒于是周文襄大集人夫重築之勒厲禁於版如有走洩水利

湮沒蘇常田禾者壩官吏殺無赦夫隣充軍正德七年增築壩

年壩東十里自是宣歙諸水不入太湖而上流之患息矣沈啓

宋以來吳中多水患由不為之分殺也自築五堰以節金陵宣

歙之水盡出分水銀林二堰趨蕪湖以入大江是殺太湖承受

之大然猶有未盡者西北之狂瀾雖去東南之噎塞未除太湖

水勢由西北直趨東南所謂來源廣而下流亦暢者也自吳江

堤築而下流漸滯矣又按吳江長橋宋時本用木水道自廣通

壩設而巨源絕巨源絕而下流之滯更甚矣然則繫吳江堤以

暢其流乎余曰不然堤屆江浙通衢凡糧艘之挽運塘報之往

來胥由於此一旦欲鐫去之有是事乎然則開廣通壩以裕其

源而激其流乎余曰不然五堰湖底與蘇州譙樓頂平假令水

漲時壩一決蘇常便為魚鼈有明往事不遠子之說為高

淳一邑計則得矣為蘇常數州計則未之得也未築壩前高淳

湖田禾常沒然則曷為而可為今之計莫若剷蕩田以清洩口洩口

清而湖流暢湖流暢而故道復由吳江長橋東入松江此故道也自長橋於阻別出鮎魚口東

北由至和塘入婁江此一派也由瓜涇港出夾浦橋北至龐山湖入松江又一派也皆非故道其出長橋者特涓涓細流耳

故道復則不至別趨婁江而旁分其勢夫而後江流洪壯海沙

隨上隨刷自有刻不能停之勢而猶慮吳淞之旋濬旋塞者吾

未之信也苟徒致力于松江而不求其本吾恐靡經費勞夫役

且有今日浚之不旋踵而遂阻者吾故曰今日之水利與宋元

明異也蕩田之當剷者不可勝舉其最要者有二一在吳江之

龐山湖亦名大斜港為吳淞江之咽喉受運河以西諸水半入

松江半入澱山等湖蓋洩太湖下流之最要處也今水田櫛比

草蕩縱橫水口日隘將成平陸可不寒心一在吳江遺愛亭之

旁康熙初以濬河之土堆積亭旁土人因而佔種日侵月填竟

成稻田數頃此地當長橋之衝水道之通塞吳淞之興廢係焉

又垂虹橋洞即長橋沙漲草蔓塞者過半祇由遺愛亭旁之蕩田

阻其上流以至於此此而不圖後悔何及至吳江堤寶帶橋門

蘆叢沙擁又堤西一帶水道所經菱蘆彌望隨處剷除務使盡

淨此誠今日治湖之要圖治松之勝筭也乾隆二十六年撫部

莊公題 奏開濬太湖諸漚瀆凡湖灘草蕩悉令剷除援此例

以治松江則松江治松江治而太湖無不治愚昧之見如此惟

司牧者採擇焉

三十二年二月濬木瀆橫金塘河河身久淤雨澤稍愆數十里內籌

水甚難撫軍三韓明公德具疏請濬以義田餘租銀二萬兩發殷

實上戶五人陶振東沈陳麟為董事分段開濬木瀆市河自

醋坊橋起至胥口出太湖橫金河即采蓮涇自犁尖嘴起至徐墅村即大

村一由新涇港一由黃洋灣出太湖從祖荻香公諱廷熊乾隆戊午舉人官山左長清知縣乙

假旋里至是應董事之聘他董事皆領帑辦工公獨取費囊中費不下四千金所辦工段深廣如式迄今五十年河身日漸淤阻安

得復有如公者慨然起而疏濬之錢謹識

附錢士錡采蓮涇水利論吳縣采蓮涇元和縣塘一圖亦有采蓮涇相傳吳王

采蓮經此故名西納太湖之水東吐白洋灣袤延二十里有奇

西自大村新涇港東至犁尖嘴為太湖濁流所注本易停淤自乾隆三十二年

開濬之後迄今五十年中未經續濬湖沙停滯日甚一日以致

雨澤稍愆水源漸竭一遇暎乾之歲竟無涓滴之流坐使涇旁

千頃之田無由籌水致虛 國課萬餘之額因而緩徵公私兩

病莫甚於此余往來其間熟聞其故既又按之輿圖訪之父老

不可緩者厥有六事爰縷陳之。一曰剗蕩田以清水口凡入

水之口宜通不宜塞宜暢不宜隘采蓮涇西受太湖之水一從

新涇港入一從黃洋灣入此為來源最要處今土人於其間佔

種菱蘆湖濱之地北坍南長天宮寺前菱湖嘴等處屢有坍荒黃洋新涇日有陸科蓋水急則坍水緩則長其勢然也

日長月盛始則植草為蕩繼則築圩成田漸至咽喉阻塞水勢

不能暢行偶十雨之愆期致三農之缺望譬之於人喉嚨壅閉

飲食不進雖有和緩亦祇束手而無策然則橫金迤西地處湖濱籌水似易所由旱卽成災者良以蕩田之日增水口之不暢也蕩田之在新涇港口者俗名牛舌頭卽太湖備考所謂金家洲彼時不過百餘畝已慮其阻遏水勢今則不啻千百倍其害何可勝道此誠不得不創者也蕩田之在黃洋灣者四十年前煙波浩渺草蕩無多今則田塍聯絡水道如線若再任其滋蔓將併此一線之水道而佔之阻水病農伊於何底此處爲張莊浦莊一路緊要水口尤不可不急爲創淨者也按宋乾道五年增置撩湖軍兵專一管轄不許人戶佃種菱菱因而圍裹隄岸國朝撫部莊公亦有湖灘草蕩悉令剷除之 奏其慮深矣

專治河身而不治水口譬如腸垢雖滌喉癰未除卽欲水穀之入其可得乎是當務之急莫急於此矣。二曰濬河身以蓄湖水河身愈東則愈深愈西則愈淺蓋出水在東入水在西一遇西風鼓盪則太湖濁水洶湧而來河形又復迂曲泥沙能入而不能出以至日漸停滯積泥至四尺有餘乾隆五十年河底龜坼嘉慶十九年亦絕涓流土人僅爲目前之計將淤泥爬置岸旁冀其積水灌田其實終歸無益宜於未旱之前廣集人夫先于迤西積淤最多處起工深必見黃六尺爲度濶必如舊七八丈爲率則蓄水多而自無旱乾之患矣。三日築圩岸以防水潦濬河泥土積之田中旣恐害稼置之隄畔又恐大雨沖入河

中不久仍然湮塞莫若倣古人圍田之法築成圩岸以防水溢  
蓋其地高區固多低區亦復不少

低區如大村之臨深履薄等圩張莊之道唐等圩浦莊之

小堤圩堰裡之天鵝牛坑等圩東南塘西南塘等處往往積雨過多田禾滄沒況太湖水

湧高原亦復可虞

明正統九年太湖水溢沿湖人畜廬舍無宜存弘治五年太湖泛田禾盡沒見縣志

為經久之計浚塘河即以築沿塘之圩岸浚支河即以增腹裡  
之隄防廣三尺高五尺低區則高倍之如此則旱不為災水亦  
無害瘠土皆成沃土矣。四曰籌經費以備工料自大村新涇  
港至犁尖崙丈見土方若干工料若干計畝均派沿塘加倍腹  
裡減半其一二畝小戶無力出錢者準其赴工傭力抵消至水  
道為運貨所由布莊酒行等店亦宜隨分捐助查乾隆三十二

年撫部明公題 奏開 帑辦理

動撥存庫 義租銀兩

今正當清查之際

勿拘成例。五日擇董事以專責成查乾隆三十二年董事四  
人分界開浚今宜照例辦理遴選家資殷實才具優長者三四  
人授以經費委以工段限以時日責以成效毋得推諉毋得遲  
延毋得扣剋工費毋得草率了事則事有專司功成不日矣。  
六日設爬船以計長久明巡江御史林公應計曰古人於濱海  
瀕湖港濱設撈淺之夫時常爬疏積滯置鏡掃帚等船名曰爬  
沙船隨潮上下以蕩滌淤浮此卽宋撩湖軍兵之遺制也采蓮  
涇開濬之後恐湖沙漸壅日久仍淤宜設立爬沙船二號每船  
爬夫三名其一專於新涇港外黃洋灣中撩去有礙水口之沙

蘆無使停膠無使蕪蔓其一專刷涇內積泥或西風猛烈或春  
水方生隨時挖淤隨處刷沙迤西爲要迤東次之船戶酌給工  
食董事輪年經理庶未雨綢繆無貽後患以上六不可緩次第  
舉而行之則農田幸甚桑梓幸甚

三十五年十月開昭文縣白茆港徐六涇借帑金若干分作三年

於長元常昭崑新錫七縣地丁項下帶徵又每畝派夫四十名一  
月畢工港由昭文縣境出海白茆通則長洲元和諸縣東注之水  
有所洩而太湖定因潮沖沙積最易淤塞自雍正五年開濬後至  
此又開徐六涇亦昭文入海之港

錫按白茆港爲太湖東北之下  
流松江爲太湖東南之下流

五十七年重修元和縣沙湖石隄隄爲明弘治九年姚文灝所築萬

歷二十六年管學畏重修至是傾圯過半行舟時遇波濤之險巡

撫長公麟以漕蠹罰鍰修築檄調諸習工程河弁徐起董天選駐

隄監督四月鳩工六月而竣并添築副隄以禦風濤衝激

嘉慶元年八月重濬蘇州府城河

費文愨公淳碑記蘇郡舊多水道  
盤門南通震澤閘門西繞運河故

環城夾壕而水之由盤閘入城者分流交貫形如澮洫要以四直  
爲經三橫爲緯演迤東注於婁葑二門爲出水處勢以曲而得通  
夙擅形家之勝顧其地當都會市廛闐閘櫛比鱗差燦乎隱隱遂  
多壘屋營構跨越侵偪且煙火稠密穢滯陳因支流易壅考郡志  
前明以迄我朝恒閱數歲一濬治而自乾隆十一年前蘇州府  
知府傅椿集議開濬後積久未修壅闕漸甚余於乙卯秋奉命  
撫吳公餘周覽城市見所謂四經三緯之水道淤塞過半其他小  
港斷流有遂成平陸者心竊軫之會于檄詢地方利弊前知府李  
君廷敬條舉三事首以開濬城河爲請予惟東南尤重水利官斯  
土者宜所亟講顧或以城中水道非利害所繫姑置緩圖又蘇民  
憇于經始心病之而力弗贍其有力者欲出貲以利桑梓非官爲  
勸相亦弗克以濟爰下其議於所司而李君適以擢松太道卸府

事時則權蘇州布政使熊君枚率同今知府任君兆炯踵申前議  
亟謀集事且詢之鄉士大夫衆論僉同因與予各捐廉爲倡於是  
郡中紳士商民輸金廣至畚鍤繼興凡河之塞者濬之淺者浚之  
斷者疏之民居之跨越而侵偏者相其便宜而因革之事弗擾民  
弗病也工旣半度所輸金倍於工用復因任君之請以所贏兼舉  
境內塘路之宜脩者不數月並以葺功民莫不鼓舞稱便夫以蘇  
城之旁魄蔚跂得水附之而膏潤相涵脈絡相注所貴因勢利導  
旁推交通如人身營衛灌輸去其滯而達之暢未有不怡然以順  
泰然以舒者此固不待徵諸形家言而其理確乎可信也況停濬  
已五十餘年舟楫往來且暮飲汲蘇民方竊竊然慮之則斯舉之  
在今日豈容稍緩而諸君能勉卒事可不謂善審水利之要者  
歟熊公旣調之安徽今布政使陳君奉茲實與任君竟其役是役  
也財出於樂輸而不費官帑力取諸傭食而不煩公徭郡紳董其  
成而不假手于吏胥計靡白金二萬有奇塘工之費過之以嘉慶  
元年八月肇工次年五月工竣予幸與在事諸君共觀厥成爰述  
顛末而爲之記並附列圖說於碑陰其董事及輸金者姓名書之  
另碑俾後來者有考焉丹徒王文治書碑在郡廟盛林基蘇郡城  
河三橫四直圖記謹按蘇郡城河以三橫四直爲大綱而疏濬之  
舉卽準此爲衡。查第一橫河自闔門水關橋起從至德橋東行  
至過軍橋入第二直河者此南條之分支也自裡水關橋至尚義

橋爲北條分支由此折東過日暉橋穿過第二直河會過軍橋南  
條之水東行經香花橋至跨塘橋穿過第三直河復東至臨頓橋  
直至華陽橋其南行者別爲第四直河仍復東行者則第一橫河  
止此而出婁關矣。第二橫河卽引第一直河之水自渡子橋起  
東行至芮橋穿過第二直河又東至乘魚橋分流南注出竹榻橋  
入第三橫河又東行至顧家橋會第三直河之水合流至洞橋又  
分注南行者則爲玉帶河一道繞出萬壽宮前此河舊志未載  
其仍復東行者至苑橋又穿過第四直河東出獅子口入內城濠  
併出婁關。第三橫河亦引第一直河之水從石巖橋起東行至  
西館橋南穿過第二直河又東至夏侯橋會北來竹榻橋下第二  
橫河支流一道合而東行直至迎葑橋合第四直河之水從盛家  
帶迤南出葑門其自夏侯橋南經綠水蒼橋至帝賜蓮橋折東經  
長洲縣福民橋至織造府前由磚橋直出葑門者第三橫河之別  
流也查此條內自竹榻橋南流至綠水蒼橋經帝賜蓮橋由磚橋  
東出葑門之水歸入第三直河今詳察地勢自顧家橋至竹榻橋  
由東返西相距二百丈有奇東西兩處地勢高下二尺有奇來水  
似無向高逆行之理且將橫河一段忽作直河更覺牽強未便仍  
襲舊誤故第三直河應從顧家橋下合第二橫河之水東行出獅  
子口爲順。第一直河自臯橋起南行經昇平橋歌薰橋直至盤  
門城橋合流折東歸入內城濠。第二直河自教場河起至單家



橋穿過第一橫河南至都亭橋會過軍橋西來之別流合而南行至穀市橋穿第二橫河又南至西館橋穿第二橫河經三板橋至查家橋折西從杉瀆橋南行至陳千戶橋又西至盤門新橋與第一直河合流。第三直河北自齊門賭帶橋起至跨塘橋南穿過第一橫河南行至懸橋穿過城心支河一道又南至顧家橋即與第二橫河合流出獅子口歸入城河出婁關此條與舊志不符其改正處詳前。第四直河北至華陽橋引第一橫河之水南流至奚家橋東通騎麟巷支河一道復南行至新橋穿過城心支河又東至廟堂橋分流轉東別為小支河一道亦名玉帶河縈繞長元學前出水門橋入第二橫河以上兩支河舊志俱未詳其仍復南行者至苑橋穿過第二橫河進官太尉橋迤東至望信橋迤東與第三橫河合流出葑門以上經四緯三為城之幹河其城心另有支河一道舊志未經載明今西自普濟橋南引第二直河之水由范莊前元妙觀復東經四通橋至懸橋穿過第三直河又東至新橋穿過第四直河復東入城濠竟出婁關此河居城之中央一開通則經四緯三之水左右逢原如人身氣脈無不融會貫通矣再查諸道跨河橋梁甚多不能悉載具列於圖又志載河形寬狹前明隆萬間俱有二三丈不等今民居漸密亦不能盡復舊規其各段寬深及挑濬丈尺均逐細載冊卷以備他日修志採錄茲就經緯各道詳其起止分合撮其大畧為之說以附於圖右觀者便

於考察焉。查志載前明隆萬年間所量河身丈尺窄者二丈寬者三四丈今已侵佔過半惟照現在河身丈尺量明備冊存考共計開過河身長八千一百四十一丈零二寸出土二萬五千五百五十九方九分七釐共用經費銀二萬一千五百九十六兩四錢三分七釐與府志大同小異

二年重修蘇州塘路

費文愨公淳碑記運河之出於長元吳三縣者石塘始於宋治平三年歷更修築迄今歲久土石剝剝橋梁斷闕坎窞給餉傾欹支拄兼以厥土塗泥水潦偶告居者水陸行者均弗利也前吏稍葺治每以工鉅而費多因陋苟完迄無成效嘉慶元年商民釀金疏濬城河上將竣所輸之金尙餘大半知府任君兆炯爰以修塘路請謀諸鄉士大夫皆欣然樂任其事因規度九十里中塘之圯者完之卑者高之闕者補之夾河之易汜濫者更作裏塘凡修舊塘四千丈有奇增塘五十餘處裏塘三百丈有奇合四千四百丈有奇築土以實其基壘石以壯其趾又建橋二十有八修橋十有五經始於二月十二日告成于五月二十日靡白金三萬四千九百餘兩方墀圓礪次砥平既整既固公私交便焉余考周官溝涂川路掌之遂人治野之法攸繫况河塘在蘇地當省會為漕輓之所達驛傳之所經商賈之所輻輳者哉顧經

費不貲勸輸未可數舉故即有心經畫者不能不徘徊以俟今適  
藉濟河之餘賞獲成此役財不再集利可百年民若不知費所自  
出而慶睹此塘於不意者是固賴衆人之克襄善政所就匪止一  
端而任君之善規便宜與邑紳之董勸集事其亦何可沒也前此  
濬河之役予已爲文記之矣茲舉亦不可以無書是爲記王葆元  
塘工說查長元吳三縣塘路北自南望亭接無錫界入長洲境南  
至吳江界牌出元和境止共計長九十餘里除土塘不在估築外  
其長洲境內石塘加椿重砌者計長二千二百五十九丈二尺五  
寸相度地形添築者計長三百八十六丈六尺修砌上二三層者  
計長二十三丈五尺吳縣境內石塘加椿重砌者計長七丈二尺  
添築者計長三十二丈元和境內石塘加椿重砌者計長一千一  
百六十九丈添築者計長二百一十六丈一尺修砌上二三層者  
計長三十丈二尺通共三縣石塘計長四千餘丈橋白釣橋入長  
洲境至許墅關北凡十六座曰釣橋自牧涇橋雙白橋山祿馬橋  
南北青石橋花涇橋張公橋陳店橋金雞橋南北勝子橋南北馬  
橋欽家橋橫浜橋內止北青石橋修砌餘俱重建自關以南至王  
露菴除福關金巷兩橋不修外凡七橋三里橋高奈橋王花涇橋  
壩陵橋杜莊橋射瀆橋羅公橋俱係重建此長洲境所轄也接入  
吳縣境橋凡三座曰張公橋汲水橋興隆橋俱係修砌自是而南  
則爲元和境橋凡十六座曰半塘橋小石橋燈草橋通仙橋朱涇

橋豐樂橋寶帶橋胡家橋新橋連石橋長浜橋瓜涇橋太平橋夾  
浦橋黃泥壩橋界牌橋內豐樂胡家新橋長浜界牌五座重建餘  
亦修砌完固通計三縣橋工凡四十三座或則加高于上以便行  
舟或則累石于址以禦激水其估計工程另有冊籍可稽聊記石  
塘丈尺及石  
橋名目如右

附錄

明楊循吉長洲義官疏渠題名記

具區之水東北折而入海則  
邑大抵皆水也夫水受焉而有歸乃不爲災是以當治最急然  
由是抵海越鄰尙百里不流不導無所於壑則不獨治以自利  
亦明矣弘治之二年天子以進士邢侯來撫茲人先是三吳水  
歷治且八十載防壞渠塞荒以歲繼侯汲汲輸賑補救百設民  
幸免於轉徙而終以爲非遠圖每欲大決一邑之水而東之顧  
境有畫焉不可也七年侍郎徐公以上命至大發列郡之士盡  
去水害而以白茅塘爲之首塘在常熟受長洲諸湖而達于海  
茲所謂下流之當治者也治則均利而邇其上者尤甚於是邢  
侯任其事加力妙選義官之有材謂者得  
之人二萬使分作焉明年二月工成自芝塘至於廟灣積沙盡

決迅流飛疾由蔽者觀之則役不在境苦驅氓以他救而不知  
 白茅通而長洲先被其利固侯素議然也凡侯于是役慨焉為  
 諸邑先竟能假鄰以自濟因眾而有功然則其於理水與人咸  
 哲而善其道者歟及其成也則又曰吾無勲諸人焉耳苟不以  
 一名永其傳則櫛風沐雨之勞旋踵不聞後不可使也於是治  
 以貞石請噫是真循良古意不可辭乃文其畧而人列焉告  
 水義官題名記 竭有獻謀于朝者曰三吳之饒其惟外府而以  
 鉅海為壑水不克下乃災于農請決之便語聞皇帝以為然於  
 是以工部侍郎徐公兼都御史來治其事既至籍丁壯十二萬  
 人將盡導具區之流注諸東具糧授界經始有期圖用古役法  
 以伍什百千長其人顧吏少不足以署無所屬僉曰民有以義  
 顯而仕服者亦吏也凡其人多故家子有恒心用之庶其濟乎  
 從之郡以下邑徵用厥良惟時吾吳實將發萬五千人以往長  
 之者當用二十八人縣大夫鄭侯乃汰衰升壯斥愚進敏簡拔  
 登數俾行視役分地得常熟之芝塘用能協力諧志無懈晨夕  
 督促提調咸中程度以弘治八年二月功成侯乃建綵旆列金  
 鼓躬迂于郭外宴饗有序百瘁咸釋初役之興憚往者眾既而  
 多以疾疢中輟侯一折以大誼不聽且約列名于石以為旌至  
 是惟言之圖踐請于都臺許焉而余受命當書夫是役也除災

召豐光復禹跡功利博大實聖朝之盛事天下莫不手額為生  
 人慶顧得預力其間而獨非榮歟雖然匪載則後罔聞是猶無  
 遭也而侯于此乃能敦信崇讓以彰下之勞遂使一時駿奔之  
 士得以垂聲邑中永永無極蓋一舉而三美咸具其樹立宏遠  
 抑可因是而知其大畧焉侯癸丑進士任邱人  
 至之半載威惠大行誠賢牧也並見金石新編

戶口補現在戶籍未錄

吳郡管縣七鄉一百九十四戶十四萬三本作二千二百二當六十

一○稅茶鹽酒等錢六十九萬二千八百八十五貫七十六文○

吳縣九萬九千九百六十三貫七十三本無文三字○長洲縣九萬八

千五百七十六貫五百七十六文○吳縣管鄉三十戶三萬千

三百六十一坊三十○長洲管坊三十鄉三十戶二萬三千七百

吳地記

元興元年七月吳郡吳興戶口減半又流奔西者萬計宋書天文志

上問戶部天下民孰富對曰以田賦較之惟浙江多富民若蘇州一

郡民歲輸糧百石至四百石者四百九十戶五百石至千石者五

十六戶千石至二千石者六戶二千石至三千八百石者二戶計  
五百五十四戶而歲輸至五十萬有奇上曰富民多豪強故民受

其害宜召之來朕時勉諭之于是諸郡富民入見諭之云云皆頓

首謝復賜酒遣之

沈義聖君初政記。按明紀本末洪武三年春召浙西蘇州富民至京師面諭毋凌弱毋貪利

毋虐小毋欺老孝敬父母和睦親族周恤貧乏各賜酒食而遣之

吳縣志嘉靖中版籍戶六萬八千九百八十八口三十三萬九千四

十二至崇禎中戶及十萬九百六十九而口僅六萬五千六百一

十其口反縮于戶蓋兵荒之世非死則徙而戶籍尚仍其舊

按明史洪武三年徙蘇松嘉湖杭五郡民無業者四千餘戶佃臨濠

後又徙江南民十四萬于鳳陽又徙浙西民于滁和永樂元年徙

蘇州等郡富民實北京明代吳民屢經遷徙今我郡每歲冬間多

廬鳳流丐相傳初徙時逃歸有禁是以託丐潛回省墓探親習以

為常至今不變

名紙

田賦補

屯田蠲賑權稅徭役錢法鹽課附  
凡坍荒升科檔冊可查不載

熙寧八年呂惠卿曰臣等有田在蘇州一貫錢典得一畝歲收米四五六斗然常有拖欠僅如兩歲一收上田得米三斗斗五十錢不過直百五十錢而今修隄岸所率每畝二百錢有千畝田即出二百千如何拚得觀太平興國至熙寧止百餘年熙寧至今亦止百餘年田價米價乃十百倍蓰如此今蘇湖間上田每歲收主租一石折糙而計亦止得八斗如江鄉田上色可收穀四石卻可得主租二石春而為米亦止一石而四石之田固不多見也稅尤重計所得猶不及五六斗耳尋常一縣丞下鄉點視陂塘已不啻畝費二百而當時已歎其重今乃反以為輕即可為永歎

岳珂愧  
鄉錄

景定三年王戍賈師憲即似道欲行富國強兵之策時劉良貴為都曹

繼尹天府吳勢卿入為浙漕遂交贊公田之事于是殿院陳堯道  
正言曹孝慶等合奏謂限田之法自昔有之買官戶踰限之田嚴  
歸併飛走之弊回買官田可得一千萬畝則每歲六七百萬之入  
其於軍餉沛然有餘可免和糴可以住造楮幣可平物  
價可安富室一事行而五利興實為無窮之利御筆批依而買田  
之事起矣賈相遂先以自己浙江萬畝為官田表倡先是議以官  
品逾限田外回買立說此猶有抑強嫉富之意繼而轉為派買之  
說除二百畝以下免行派買外餘悉各買三分之一及其後也雖  
百畝之家亦不免焉立價以租一石者價十八不及石者價隨以

減買數少者則全支楮券稍多則銀券各半又多則副以度牒至  
多則加以告身準直此則幾於白沒矣遂檄府丞陳豈等任督催  
之職六郡則又有專官前守臣並以主管公田繫銜既而提領司  
劾罷嘉興宰段浚宜興宰葉哲佐以不即奉行之罪又按長洲宰  
何九齡追毀告身永不收敘以不合出給官田令田主包納失田  
業相維之初意至五月乃命平江江陰隸浙西憲司安吉嘉興隸  
兩浙漕司常州鎮江隸總所秋租輸之官倉特與減饒二分或水  
旱則別議放數遂立四分司平江嘉興安吉鎮江常州江陰鄉郡則分差莊官以  
富饒者充應兩年一替每鄉創官莊一所每租一石明減二斗不  
許多收斛面約束雖嚴而民之受害亦不少甲子秋彗見求言公

卿大夫士始得以伸田里愁歎不平于上然至此業已成矣咸淳  
 戊辰正月罷莊官改為召佃或一二千或數百畝召人承佃自耕  
 自種自運自納止令分司任責拘差凡承佃之家復以二分優之  
 且以既罷莊官則分司恐難任責平江增差催督官三員安吉嘉  
 興各一員常州二員鎮江江陰共一員從各分司奉辟乙亥春賈  
 既去國北軍已抵昇潤察院季可奏乞罷公田之籍以收農心有  
 旨將平江嘉興安吉公田照指揮蠲放卻從朝廷照淨催米數回  
 糴其錢一半給佃主一半給種戶以溥實惠然則業主竟無與矣  
 然邊遠日急是秋仍收公租還田之事竟不及行

節錄癸辛雜識  
公田為浙西六

郡事平江所派獨多。府  
志僅載大畧未詳始末

今東南之田有二則曰官田曰民田然官田未必盡重而民田未必  
 盡輕也存之冊籍有此異同其耕種各有肥瘠高下而官民之名  
 若于田無與者非如輕重二則之有利害也惟編審差徭則官田  
 輕而民田重故受田之家亦嘗校論官民之則然官田之得名莫  
 能推求所始或指為近世抄沒之田或以為賈似道所買之田偶  
 見李忠定公奏議中已有東南官田之說元豐間檢正中書五房  
 公事畢仲游投進中書備對所述四京十八路田稅數目已見官  
 田則西北並有之又熙寧八年詔凡官田及已佃而或佃租違期  
 應剋佃者別召佃悉籍之官當時又有總領措置官田所名目之  
 設其從來遠矣拈出以俟參考

谿山  
餘話



吳中之民有田者什一爲人佃種者十九其畝甚窄而凡溝渠道路皆并其稅于田之中歲僅秋禾一熟一畝之收不能至三石少者不過一石有餘而私租之重者至一石二三斗少亦八九斗佃人竭一歲之力糞壟工作一畝之費可一緡而收成之日所得不過數斗至有今日完租而明日乞貸者故旣減糧額卽當禁限私租上田不得過八斗如此則貧者漸富而富者亦不至於貧元史成宗紀至元三十一年十月辛巳江浙行省臣言陛下卽位之初詔蠲今歲田租十分之三然江南與江北異貧者佃富人之田歲輸其租今所蠲特及田主其佃民輸租如故則是恩及富室而不被及于貧民也宜令佃民常輸田主者亦如所蠲之數從之大德八

年正月乙未詔江南佃戶私租太重以十分爲率普減二分永爲定例前一事爲特恩之蠲後一事爲永額之減而皆所以寬其佃戶也是則厚下之政前代已有行之者

日知錄。乾隆三十三年詔蠲田租業佃均沾斯貧富俱拜仁恩之渥矣

長洲舊志田地魚鱗冊創始於前明洪武二十年

十三年遣國子生武淳等往各處編

造二十年冊成見明史及聖君初政記

清造於國朝康熙三年圖冊旣成糧戶按

坵給單謂之田單亦曰方單單中開載都圖坵號戶名田形四至積步畝分科則至詳且悉乾隆間長洲知縣李侯光祚以舊單積久弊生請之臺司履畝清丈長元兩縣遂于十五十六兩年先後換給新單以清弊竇以杜訟源此長元兩邑給單換單之原委也

吳縣冊燬于火知縣褚侯邦禮嘗建議增設尋以山多難步而止  
倘後日有李侯其人者舉吳縣闔境之田釐而正之一如長元之  
成例則轆轤侵漁之弊自絕矣

明初總計天下稅糧共二千九百四十三萬餘石浙江一布政司二  
百七十五萬二千餘石蘇州一府二百八十萬九千餘石

其時太倉一州

未分松江一百二十萬九千餘石浙當天下九分之一蘇贏于浙以

一府視一省天下之最重也

陸深儼山纂錄。按都穆談纂云明初羅侍郎汝敬奏減吳郡糧七十二

萬一千餘石宣德中太守況公鍾奏減沒湖田糧十四萬九千五百石。按府志洪武中吳縣糧十四萬四千餘石長洲縣三十九萬九千九百餘石弘治中吳縣十三萬四百石長洲縣四十一萬七千七百石

李中丞充嗣巡撫吳中欲均田賦問其利害于一達官答曰吾不知

利害但聞國初有滕尙書者曾建此議高皇怒其變亂黃冊腰斬  
于市李公不敢更言均賦矣嘉靖間王守儀銳意均之節奉明詔  
不顧也吾長洲田畝均三斗七升水鄉下田十年不三四登者大  
受其害而高鄉腴田亦不爲益何也文襄公之法四斗五斗額田  
半折白銀每銀一兩准米三石六斗七斗而上全折花銀每銀一  
兩准米四石徵收之法先米白銀次之花銀又次之故民力舒焉  
今畝徵米二斗銀八分五釐准米一斗七升則銀一兩准折米二  
石又一時併徵民不堪命文襄之良法盡壞而美意亦不復在民  
今計蘇州多米萬石以明詔之故不敢作正故有司徵收用新法  
戶部會計用舊額巡撫者亦不究其故上下相蒙以爲利

皇明紀畧

蘇松秋糧數倍各省莫知其由一日會王北川仁山云子昔在科時

曾過湖查冊偶見蘇松舊冊一本前開重賦之由蓋太祖見蘇松

俗尚侈靡故重稅以困之亦一時之權宜也太祖怒吳民為張士誠固守故以重稅示

懲見明史後以東南財賦蘇松為最遂以此為常法云太祖見某

氏租簿遂定以為稅者想傳聞之誤俞永麟北窗瑣語○按洪武初楊憲以吳人奢侈畝倍其

賦民怨苦次骨見明史本傳又按明史建文二年減田賦詔云蘇松官田悉準私稅用懲一時是準私租懲侈俗實為一事非傳者

也謬

宣德五年正月命南京署刑部侍郎成均往蘇松等處專理農務明紀

實錄

景泰五年命王文巡視江淮水災水災見平若麟吳縣志初蘇松常鎮四府每

糧四石折白金一兩民以為便後吏部復徵米命輸淮徐凡一百

十餘萬石率三石而致一石民多破家文以便宜停之又發廩賑

飢民三百六十餘萬明史王文傳

國家賦役之重莫逾江南在江南諸郡又莫蘇松若也而賦額尤苦

於不均或膏腴而反輕或瘠薄而反重腴而輕者雖倍其入不過

十稅其一瘠而重者稍加其耗則稅其三之二矣其始蓋由國初

以田賜功臣之家及豪強兼并者私重其租厥後犯法沒入則視

其租以徵稅甚至陂湖沙漲咸在焉且輕者多入富家而重者則

歸細弱是以富益富貧益貧吳民世受其患實由於此矧洪武間

轉漕道近且海運不廢故耗輕而民不甚病逮永樂中定都北方

武臣憚海道之險疏裏河以通漕於是行資儻直咸出於民始倍其耗故歲輸恒歎而逃亡相繼宣宗章皇帝明燭是弊詔減官田三分之稅柄國者復寢不行時蘇守況侯抗章上請得遵優旨又賴巡撫尙書周公設水次倉以便輸納立對支易銀諸法以省遠役故民頗蘇息而催徵易竣邇年水旱薦臻疫癘時作餓莩接跡死亡相枕雖大臣奉命屢加賑卹而瘡痍未瘳譬猶揚湯止沸而不撤其薪投膠理濁而不浚其源未見其可也乃去年秋御史中丞陳公泰奉敕巡撫京畿下車之始首布均則之令俾當出耗者賦額輕則倍之稍輕則半之而最重者則免焉參合分劑多寡適均貧者獲甦富者知其至公亦無不悅服田野阡陌問歡聲相屬

不絕以爲斯令也誠得聞之於朝著爲定制則我公之德將與皇

明之運同垂於無窮矣謹撰平賦詩一篇庸紀其實俾來者無忘

焉趙同魯平賦詩序見明詩綜

前明洪武時蘇州秋糧最重

二百七十四萬六千餘石每畝四五斗六七斗至一石以上

雖宣德

時遞減二分三分

蘇松二府減七十餘萬石周文襄又定均耗改折之法以調劑之

而嘉靖萬曆

間復遞增浮額三十餘萬

嘉靖時增江浙稅額一百二十萬又以被倭加額外提編萬曆時每畝加九釐

後于九釐外又加三釐

民困實甚福王時長洲彭德先上書巡撫祁忠敏公

彪佳請蠲苛稅以甦民困彪佳因延德先釐正賦役綜故籍勒爲

書書垂成彪佳罷

國朝定江東故籍盡散失順治二年

蠲漕

賦額司理沈以曦請德先據前書裁定于是明末無藝之征悉除

互見人物補彭德先傳。以曦字旭輪由長洲知縣陞司理

江南賦役百倍他省而蘇松尤重邇來役外之征有兌役里役該年催辦捆頭等名雜派有鑽夫水夫牛稅馬豆馬草釘鐵麻油箭竹鉛彈火藥造倉等項又有黃冊人丁三捆軍田壯丁逃兵等冊自順治二年蠲恤賦額之後至此又屢有增加大約舊賦未清新餉已迫積逋常數十萬時司農告匱始十年並征民力已竭而逋欠如故巡撫朱國治強復自用造欠冊報部悉列江南紳衿一萬三千餘人號曰抗糧既而盡行褫革發本處柳責鞭扑紛紛衣冠掃地如某探花欠一錢亦被黜民間有探花不值一文錢之謠夫士大夫自宜急公乃軒冕與雜犯同科千金與一毫等罪仕籍學校爲之一空至貪吏蠹胥

侵沒多至千萬反置不問後大司馬龔鼎孳請寬奏銷有事出創行過在初犯等語天下誦之董含萼鄉贊筆時在順治中

康熙二十八年崑山鄭遇敷請減蘇松浮糧疏節錄恭惟賦法乃朝廷千百世之章程必權其中正而得其平庶澤遍閭閻而受其利也切照從來賦額宋元蘇州三十餘萬松江二十餘萬總未有畝盈一斗者元末陳友諒竊據江西堅守袁瑞等府張士誠竊據江南堅守蘇松兩郡明祖久攻弗克遷怒於民遂沒豪家租籍準作賦額建文嗣統悉與蠲免永樂卽位盡反建文之政於是終明之世未能寬減然故明以重賦斲民惟友諒士誠倔彊之地乃袁瑞等府浮糧業經江西撫藩先後具疏奉旨豁免此係順治十

一年間事屈指袁瑞沾恩之時日蓋已多歷年所獨蘇松浮糧至今尙相沿如故卽曰明祖怒吳民不速迎附故以浮糧示罰若本朝定鼎蘇松率先效順則故明以浮糧示罰者宜本朝以減糧示恤諒聖衷固有痼瘼在念者也大抵法不極不變蘇松浮糧偏累如此其甚積困如此其久未始非法極而變之際矣其不能速與袁瑞一體邀恩意者天神地祇暨山川百靈欲爲吳民留此減糧盛事待皇上巡狩而後行以追古聖世省耕省斂之遺風所謂一遊一豫爲諸侯度者寧不再見於今日歟臣等敢委曲備陳候皇上之睿裁也查照輿圖湖廣最號大省延袤綿亘沃野千里產殖富饒其糧額每畝僅科升合蘇松幅員幾百里隸

禹貢揚州之域厥土塗泥厥田下下且他省樹藝一歲兩熟蘇松

止於一熟一值災荒民食不給乃蘇屬一州七縣之糧額是時沿前明之

舊太倉一州二縣仍隸蘇州額徵米二百三萬八千三百二十三石有奇反多於全楚一十五府十九

州一百十七縣之徵輸按賦役志湖廣全省秋糧二百三萬六千一百二石有奇又如福建亦

稱沃衍乃松屬四縣之額徵反溢於全閩八府一州五十七縣之貢賦今縱不便照別省議減或亦可彷彿近郡邑爲之酌損如常州鎮江與蘇松壤界連錯其糧額重以斗計輕以升合蘇松則畸重之極四郡地同人同而糧額不同豈蘇松之民財物力有餘於常鎮哉蘇松土俗外似有餘內實不足譬若干石之瓠其形枵然大也而中則空無所有何不可與常鎮比類而觀之又查袁瑞減

糧時無原額可考止據袁州與新喻縣連界准照新喻上則爲率  
蘇郡以西無錫縣係連界之邑酌減時或又不妨援爲例中之例  
嚮者計臣謀 國念江南財賦甲於天下蘇松二郡又甲於江南  
議裁恐貽 國用不敷之慮<sub>臣</sub>等竊明其不然仰維 皇上神聖  
威武殄殲逆孽天下共享太平則軍餉皆堪樽節且遠人賓服任  
土作貢廣大無外蘇松兩郡猶如寸幘尺幅之輸將耳況紆籌財  
賦務求實濟無取虛名追遡康熙元年起至九年蘇松民欠積有  
九十餘萬之數嗣邀 大赦概置不追而累歲維正之供悉委諸  
逝波矣重額之實濟其果安在卽康熙十八九二十等年地丁購  
米二十三四五六七等年地丁漕項其本折色一戶嘗有十數項

之逋欠經徵接徵者每那新而墊舊不能徵舊以還新縱立分年  
帶徵之法或將彼郡之完繫此郡之欠第約算通融造報而各州  
縣之完者雖完欠者終欠豈上不嚴比下不急公哉皆因糧額太  
重勢出於無可奈何雖欲不欠而不可得也夫以重額若此積逋  
若彼其實濟又果安在徒致官民交困蘇息無時幸 皇上厘已  
飢已溺若推若納之思渙汗大號盡蠲拖欠民間室家從此可完  
性命從此可保捐糜頂踵不足仰答 皇恩之萬一然<sub>臣</sub>等以愚  
者干慮竊謂與其額重欠多而赦之孰若額輕易完之爲愈且  
恩蠲誠屬浩蕩亦可暫而不可久又止沾及積欠頑戶而於急公  
早完者無與惟浮糧一豁減重爲輕則凡寸壤尺地之家人人沾

澤食毛踐土之氓世世蒙庥不止計年計項之蠲免而已賦無偏重恩不偏枯而猶以財賦爲虞者臣等未敢信也無任悚切待

命之至謹具 奏以 聞 按葉係鄭擬而進疏者則爲蘇州劉廷棟松江張三才等時 聖駕臨幸虎邱

至明年 命閣臣會議詳見下條

康熙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一日內閣大學士伊桑阿等面承 旨會

議蠲豁江南蘇松二府浮糧先是 上諭閣臣云蘇松浮糧一事

朕刻刻在心此明之弊政豈可踵而行之其會同九卿詹事掌印

不掌印科道官詳議以聞 是年會議不果行至雍正三年奉 旨

萬兩乾隆二年奉 旨再加恩免蘇松額徵銀二十萬兩並詳見郡邑志

蘇松之困莫甚於浮糧其始也賈似道倡買官田之說而增其額其

繼也明祖怒吳民之附強寇以守城而重其賦其後也楊憲改一

畝爲二畝 楊憲事 趙瀛均官田於民田 顧炎武日知錄嘉靖二十六年嘉興知府趙瀛創議

田不分官民一切以三斗起 徵蘇松常三府從而效之 而民益受其累遷延至今日積月盛

較宋時原額七倍有餘元時原額亦二倍有餘 宋時蘇松稅額五百五十餘萬今則 三百七十餘萬 而民困遂不忍言留心經國者不得不思有以

甦之矣顧一旦欲遽復宋元之舊其勢不能何也蘇松爲天下財

賦之區軍需廩祿匪頒之類仰藉日久爲地官者恐度支不給則

必執祖制之說出而爭之爭之而勝勢益牢固而不可復減就今

日財賦言惟有變通之說矣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其在斯時乎

而議者紛紛迄無定論愚輒先舉衆議之非而後折衷之道庶可



舉行議者曰天下之稅貴乎能均蘇松之田居天下八十五分之一而所出之賦任天下一十三分之二比之他省不均之甚今於他處稍增而蘇松可以全減此其說非也夫加賦之名普天共畏在此日可以稍增在異日卽因爲故例此端一開有加無已試思同爲 天家之赤子乃移此之禍置之於彼譬猶剜臂之肉補股之瘡舊痛稍已新痛又加且蘇松之減者後或緣他故而仍增而他處之增者定爲規則而不可復減其弊何可勝窮議者曰時下蠲租之詔雖多取於下而寔多赦於民夫多赦云者因逋欠不贖而後爲此舉也財無所出因而徵比徵比不已因而逃亡逃亡不已因而賠累與其追迫旣窮而赦免之何如追迫未加而善處之

且蠲租所及者多包攬侵蝕奸胥豪右之徒於良民未必均蒙其惠可以暫行不可經久議者曰前明之世有司寬於考成完及七分者卽爲上考今宜仿其遺意於州縣最重者別立勸懲之典不與小縣一例考成則官可久任而民得撫字之益不知部議從寬官旣稍安民亦懈怠民之良者或緩徵而不誤其期民之黠者遂相沿而欺罔其上徒有重賦之名終鮮輸將之實以云無弊未之前聞議者又曰蘇松版荒隨在多有今於田之可耕者招集窮民量給牛車兼予穀種使之耕作幾年以後履畝陞科新賦旣增舊賦可減夫版荒非必不可耕之土也特恐旣已陞科漸次增加賦從上上官私交迫力難任役舊賦之累未去新賦之累日滋小民

誰肯不顧身家冒然承佃此亦非救時之策也然則變通之術柰何曰計莫切於量減已嘗攷明宣宗時周文襄忱撫吳與知府況鍾奏減官田之稅因田則之多寡酌量裁減蘇郡減至八十餘萬松郡減至三十餘萬戶部責其變亂成法而宣宗不之罪也其時民困稍蘇國家殷盛今誠舉古人之善法仿而行之以救民窮以培國本書之簡冊傳之千秋萬世洵 聖朝盛典也抑又有說焉嘉湖常鎮諸郡雖境分二省與蘇松寔接壤也而賦之多寡輕重難以較量豈四郡之田額皆狹而蘇松之田額獨寬四郡之年歲皆歉而蘇松之年歲獨豐四郡之民俗皆貧而蘇松之民俗獨富爲目前變通計或準嘉湖常鎮中賦之重者以定蘇松之則使他

郡之民久沾膏澤而蘇松之民亦免追呼則民困漸除民力漸裕而亡身破家鬻賣男女之患不至復見於 盛明之世所謂先舉衆議之非而後可行折衷之道者也若夫念東南之重困悉舉而更張之使仍復寶祐以前舊額此在 聖天子之隆恩而非草茅

所敢妄論者矣謹議

沈德潛浮糧變通議時爲雍正二年

漕運東南諸省如湖廣江西等省俱止有漕糧無白糧惟蘇松常太嘉湖六府州有白糧漕糧係軍運白糧舊係民運照地畝簽差名曰大戶其賠累有莫可言者順治十四年戶部覆准江南白糧照浙省例抽選漕船裝運康熙十四年議抽船運白每船給經費銀若干。雍正四年清查各省額船實七千九百八十隻內除灰石

灑帶坍荒減存各船外實運船七千一百二十隻蘇松糧道所屬  
實現運船五百四十四隻內抽運蘇松常太府州白糧現運船五  
十四隻又江安糧道撥協運蘇松常鎮太等府州漕糧現運船二  
千一百二十隻內抽運蘇松常三府白糧現運船二百三十九隻  
乾隆淮安府志。按明初命大戶運糧至京謂之糧長至永樂遷  
北平平江伯陳瑄建議令民轉粟于淮徐臨清令軍士接運北京  
宣德六年瑄議民運糧諸倉往返經年失悞農業不若民兌與附  
近衛所官軍運載至京量地遠近給耗米及道里費則軍民交便  
帝命黃福等議行之更  
民運爲兌運迄今不變

彭進士紹升上巡撫閔鶚元書其畧曰春間晉見曾以察吏爲言諒  
蒙采納而自頃以來遷秩去者往往爲衆所唾棄來者或踵而效  
之恬不知怪豈營私飢法迹甚深隱閣下無從而知之耶卽以納

銀論數年以前圓絲一兩抵紋八錢今則祇完七錢以內矣去冬  
收漕其來納者拒之滿街迫令折價每米一石銀至四兩農夫野  
老莫不忍泣吞聲猶幸蠲復之年所輸有限蠲銀爲乾隆五十五  
年閔卽以是年四月

爲高郵重  
徵案去任若遂習爲故事則往歲嘉善德清之事必有見於吾土  
者願閣下之早慮之也往時州縣未到開倉私囑漕總按數廣糴  
謂之鋪倉以爲折收之地此須出示嚴禁開倉前數日仍密加訪  
核犯者立懲更須展寬期限俾得從容輸納旣開倉後嚴禁折收  
如米色稍雜祇許風篩不得槩令退還淋尖趨斛向干功令然在  
此時卽量加斛面小民誠所甘心其視折色倍輸之費尙自懸絕  
倘有司怙過遂非或以巧言亂聽則鷹鷂之逐不能無望於閣下

古人有言一家哭何如一路哭願閣下深體斯言也昔在康熙雍正間江南漕政最稱剝敝賴尹文端公繼善為巡撫釐定章程與之更始食其福者垂三四十年詳見名宦補文端本傳閣下居得為之位不及今奮然作興為斯民紓積年之患則來者其何望矣二林居集徵收之弊今又有甚於此者

均田之後今存者惟衛所屯田學田勲戚欽賜莊田三者猶是官田南京各衙門所管草場田地佃戶亦轉相典賣不異民田蘇州一府惟吳縣山不曾均為一則至今有官山私山之名官山每畝科五升私山畝科一升五勺日知錄。今蘇州有屯田學田無莊田長元田猶分官民官賦稍重吳縣無之惟山有官私二則

吳縣義役田為前明糧長運糧經費亦曰義田自經兵火冊籍散亡其田皆為民業轉輾典賣仍輸義租乾隆三十年知縣介侯玉濤得公田墨冊遂照冊畝徵息錢二千一百文于現業比追又逐年石加餘租銀一錢五分不啻一田三賦矣四十九年南巡布政使永公保奏准恩減餘租三分之一民困始甦

蘇州府實徵正兌正米四十九萬二千四十一石三斗八升三合零耗米一十九萬六千八百一十六石五斗五升三合零乾隆丁卯年漕運則例

西洞庭山為區三為都七為里七十五其戶一萬七百二十有六其口五萬四千二百一十有七其山林田蕩八百六十七頃三十九

畝其秋糧爲米三千二百四十六石其夏稅爲麥七百六十石絲

四千五百四十六兩鈔八十七貫皆有奇官山林田蕩二百一十五頃五十七畝八分八

釐六毫民山林田蕩六百五十一頃八十一畝一分四釐五毫○東洞庭山爲區二爲都五爲里

五十二有半其戶七千三百五十有九其口四萬五千七百五十

有四其山林田蕩五百三十七頃一十六畝其秋糧爲米三千五

百八十二石其夏稅爲麥五百四十石絲二千九百五十八兩鈔

七十五貫五百九十五文皆有奇科糧山林田蕩一百六十九頃五十八畝五分七釐七毫科麥

絲鈔山林并蕩三百七十六頃三十三畝七分八釐一毫。見王鏊震澤編

東洞庭山田地三萬三百八十六畝二分六釐三毫山蕩四萬一千

六百六十六畝六分六釐一毫公田四百二十七畝六分三釐九

毫祭田三百四十二畝九分一釐八毫共平米六千七百六十七

石九斗九升九合折色銀三千一百四十兩八分七釐○西洞庭

山田地三萬三千一百三十一畝八分二毫山蕩四萬八千一百

三十五畝七分公田四百八十二畝八分九釐八毫祭田六畝九

分七釐二毫共平米七千一十三石二斗四升二合三勺折色銀

三千三百五十兩四分二釐太湖備考。此乾隆十二年太湖廳徵收東西兩山田賦額武山三山厥

山在東山賦冊龜山渡渚山葉余山陰山橫山在西山賦冊與其區志所載不同

嘉靖十四年二月巡撫應天都御史侯位奏上應議事宜○一處坍

糧查得直隸蘇州府原額官民田地山池溝場共八萬六千三百

九十七頃正額秋糧米二百三萬八千三百二十三石課額視天

下已爲偏重有原勘坍荒地七千四百九十一頃該正米九萬  
六千四百三十九石逐年皆里甲包賠乞將坍湖坍海田地額糧  
咸豁除之○一責成簿查蘇松二府侵欠京庫折銀及布米之類  
各以百萬計其餘府縣率皆有之今宜責成有司凡管印管糧官  
三年六年考滿必任內錢糧完足方許給由到部查明無碍方准  
收考仍申明秋糧違限事例必行降黜章下部議謂坍糧俟查議  
奏請處分其議專責有司深切時弊如擬施行報可明紀實錄  
嘉靖時俺答犯京師後羽書旁午徵兵餉戶部尙書孫應奎建議加  
派量地貧富驟增銀一百十五萬有奇蘇州乃八萬五千孫應奎傳○此  
卽府志額外提編

東南倭患急趙文華議蘇松常鎮民田一夫過百畝者重科其賦且  
預徵官田稅三年兵部尙書聶豹議不可行帝怒奪豹官趙文華傳

以上田賦

蘇州衛現存屯田三百三十頃六十五畝零各丁自行收租辦賦丁卯年漕運則例

以上屯田

宋永光元年錡按宋前廢帝改元景和是年八月又改永光原除吳興義興晉陵琅邪五  
郡大明八年前遺租宋書前廢帝本紀

唐建中三年從判度支趙贊之請置蘇州等處常平輕重本錢收貯  
斛斗匹段絲麻候貴則下價出賣賤則加估收糴權輕重以利民

舊唐書  
德宗紀

宋高宗紹興二十三年七月平江湖秀水蠲民夏稅

元世祖至元八年以平江松江大水給海糧十萬石賑之南漚縣志

成宗大德四年平江飢賑粟續強簡錄

七年秋平江等郡淫雨害稼詔發粟賑一月元史

十年十二月平江海嘯見志壞民居出鈔萬三千六百錠糧八萬七千

餘石賑之續弘簡錄

明洪武三年庚戌戶部奏蘇州連遭三十餘萬請論守臣罪上曰逋

積二年不償民困可知若逮其官必責于民民重困矣并其所逋

免之通紀會纂

永樂十一年七月乙巳蘇州府長洲崑山二縣奏去年河水泛溢渰

沒民田其稅糧乞俟今秋徵輸上曰農民終歲勤動供稅之餘衣

食恒不足既去年田被水災而欲以一年所種為二年之租民之

衣食何由而措戶部覈實蠲其被災之租

十二年五月丁丑皇太子命賑給直隸蘇州府吳縣之民被水災者

十六年十一月免浙江江西湖廣蘇松民營造令餽運北京

十九年六月賑蘇州府吳縣飢民

宣德元年七月丙辰行在戶部奏蘇州府吳江崑山長洲三縣去年

六月至閏七月淫雨為災低田淹沒禾苗盡傷今覆勘已實凡田

二千二百六十餘頃計糧一十一萬五百九十二石有奇命悉蠲

之按是年爲洪熙元年志  
止有災異而無蠲賑

九年八月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聶用奏鎮江常州蘇州松江四府所

屬自六月以來亢陽不雨河港乾涸田稼旱傷命行在戶部賑恤

六條明紀實錄○  
是年牛志水災

成化六年免蘇松常鎮池寧去年秋糧

嘉靖十六年九月以水災免直隸安慶應天蘇州松江太平徽州池

州寧國廣德田糧如例

二十二年十二月乙酉以水災免蘇松常鎮四府州縣稅糧有差

三十年九月以災傷免應天蘇松常鎮寧國太平鳳陽等府田糧有

差三條明  
紀實錄

萬曆七年蘇州大水積漙七十餘萬張居正請蠲之以安民生上從

之通紀會纂○按志止  
有水災而無蠲賑

三十二年蘇松稅監劉成以水災請暫停米稅帝以歲額六萬米稅

居半不當盡停令以四萬爲額  
趙世卿傳

國朝乾隆二十年大無年米價騰湧二十一年春奉 旨免許墅關

糧食稅又撥湖廣運米十萬石及山東小麥十萬石至江蘇減價

平糶四月市價漸平

三十年奉 恩旨各省歲運漕糧自三十一年始以次各蠲免一年

蘇州府于三十三年輪免  
舊志康熙三十四年  
輪免蘇州漕糧一年

三十三年奉 恩旨各省地丁漕項自三十四年始以次各蠲免一



年蘇州府于三十六年輪免

吳縣每兩蠲銀六錢一分八釐七絲七忽長洲縣每兩蠲銀五錢九釐零

元和縣每兩蠲銀四錢七分六釐一毫一忽八微三纖。按府志聖祖仁皇帝全免江蘇地丁錢糧凡四次高宗純皇帝十九

年以前凡二次

三十七年正月奉 旨豁免江蘇三十一年三十二年三十三年積

欠及三十二三十四年災緩帶徵銀兩

四十二年因 皇太后賓天 恩旨普蠲十六省地丁銀兩蘇州

府四十三年輪蠲

五十五年 皇上八旬萬壽正月奉 恩旨普免天下錢糧部議奏

請各直省將所屬府州照實徵銀數均勻搭配分作三次按年輪

免江蘇省下蘇州府屬輪五十七年

五十九年九月奉 恩旨所有六十年各直省應徵漕糧着再加

恩普免一次蘇州府輪嘉慶二年

以上蠲賑

宋崇寧元年春三月命宦者童貫置局于蘇杭造作器用諸牙角犀

玉金銀竹藤裝畫糊抹雕刻織繡之工曲盡其巧

宣和三年春方臘寇秀州帝以東南之事付童貫且曰如有急即以

御筆行之貫至吳見民困花石綱之擾遂命其僚董耘或作耕作詔

罪已罷諸應奉局又御前花石綱并木石彩色等場而亦黜朱勛

父子弟姪之在職者吳民大悅閏五月方臘平從王黼之言復置

應奉局

二條宋紀本末。張浚良嶽記朱勛花石置應奉局于平江

蘇州杭州織染局歲造有定數天順五年遣內使增造七千疋增造

坐派自此始

明紀綱目

天順七年二月復設九江蘇州杭州三府鈔關以戶部奏京府歲用鈔不足故也

嘉靖三十年十月命浙江蘇松等處織造紵絲紗羅共八萬六千三百疋

三十三年正月應天巡撫都御史彭黯以倭患孔棘請令蘇松常鎮四府得納承差如各省例并權閭門商稅畱三十一年以前應解本色布銀以充軍費從之。三月免蘇松二府三十三年應派料價以充海防軍餉。九月命浙江福建直隸蘇松等處織造七花

樣紵絲紗羅共三萬一百五十餘疋。十二月以蘇州被倭暫令

許墅鈔關收折色一半

天順七年條至此並見明紀實錄

角直鎮隆慶間起門攤稅萬曆七年知府吳善言據士民請永遠革

除節錄金應徵碑記我里舊無所謂門攤者數年前稅課小吏藉巡攔之名添報鋪行已革去稅局又藉鋪行之名添報門攤遂

使負販之徒籍名于官僦居之民派徵于里閭閭重不堪矣歲丁丑余以使事南旋父老具道若苦于是相與聞于郡檄下縣雍野李公稽往牒詢故實乃知是稅舊編于郡之六門而計所供公需尚有餘羨即里中之派甚無名遂毅然議罷明年公以難行達泉施公來視篆具以聞于郡郡如議又明年心田劉公至更給帖以俾永守若日後敢有倡言復編此稅者坐以法于是重瘠之民相呼若更生矣。甫里志周序字克明議革門攤稅

正德中未詳何年內織染局請開蘇杭諸府織造上供錦綺為數二萬四

千有奇曾鑑力請停罷得減三分之一明史曾鑑傳

十一年命浦智為江蘇織造兼徵民貨寶民乃大困

明史○祝允明吳中八吟曰陶

博使民壞田搏埴為飯餽之屬以崇浮屠氏也曰五毒官使民織穀為五毒之物以歸于上也曰括金曰采寶箕斂所有民多刑死或亡命去也按正德五年帝自稱大慶法王又度僧道四萬餘人至是有浦智之命詩正與相合見沈德潛祝詩跋

萬曆七年七月給事中顧九思王道成請撤浙直織造內臣

南直局設蘇州

浙局上以示張居正對曰災地疲民不堪催督撤之便上從之

十一月命浙直織造添造一萬三千張居正言方撤織監又復加派

非聖意所以愛養元元也上命減其半

天啓七年崇禎卽位十一月罷蘇杭織造諭曰封疆多事征輸重繁

不忍以衣被組繡之工重困此一方民

三條明紀本末

翠峯洞庭古剎也自寺門至官道皆雙松夾峙大可數圍如葆蓋如

虬龍每風動聲聞數里蓋宋元故物也予甚愛焉每至輒坐其下

移日今年夏至則無復子遺予甚愕焉召其僧尤之僧曰縣官征

徭急身之不存松於何有蓋鬻之以充徭費也吾聞釋氏為出世

法謂世網不能加也徭且不免焉非獨人之加而翦伐及於茲松

千年故物且不能逃於乎苛政之害如此哉是歲正德十五年也

王鏊憫松詩序

吾吳故澤國也人家瀕水率栽楊柳以取蔭官中造火藥需其木為

炭巡撫下令長洲吳兩縣命伐城內外楊柳民間騷然而無知者

懼所由之擾復私自伐之公私所戕殆不啻十之六七

汪琬伐楊柳記畧

洞庭山馬家墳古松一株大可合抱順治甲午造戰艦松在伐中馬

氏子孫相率號泣塚上是夜隣家聞哭聲嗚嗚不絕夜半忽有大聲如裂百丈繪帛者旦視之松自本至末已裂破枯死矣于是一境之樹皆得全人稱之曰烈松

王士禎  
居易錄

江南造戰艦下令郡縣伐木洞庭民家孀嫗止一女縣吏至其家伐木復令具舟送木至郡既至郡候縣府道院查驗動淹旬月嫗計無所出乃粥女以償諸費

池北  
偶談

### 以上權稅徭役

前明通行歷代好錢謂之當一次用新錢謂之折二民甚便之正德十六年吳中驀然不用好錢惟用折二嘉靖改元則用折三折四惡錢由是私鑄者日甚

天祿識餘。銜按前明盱江羅汝芳撰天明通寶義一卷中分本義通義廣義三篇

### 所論錢法 利弊甚晰

吳下五十年前錢陌八十今通行七十若隸役行賄則以五十為陌謂之串頭錢按洪容齋曰梁武以鐵錢之故商賈浸以奸詐自破嶺以東錢以八十為陌名曰東錢江郢以上七十為陌名曰西錢京師以九十為陌名曰長錢大同元年詔通用足陌民間不從而錢陌益少至于末年遂以三十五為陌唐之盛際純用足錢天祐以兵亂窘乏始令以八十五為陌後唐天成又減其五漢乾祐中王章為三司使復減三宋因漢制其輸官者亦用八十或八十五然諸州私用猶有隨俗至以四十八為陌者太平興國二年始詔民間緡錢定以七十七為陌自是以後天下承用公私出納皆然

故名省錢但數十年來有所謂頭子錢每貫五十五按元之錢法一貫同交鈔  
一兩兩貫同又顧亭林云金大定中民間以八十為陌謂之短錢  
白銀一兩一兩兩貫同又顧亭林云金大定中民間以八十為陌謂之短錢  
官用足陌謂之長錢至明末京師以三十為陌雖嚴禁不改此中  
升降誠有不可知者

明朝制錢有京省之異京錢曰黃錢每文約重一錢六分七十文值  
銀一錢外省曰皮錢每文約重一錢百文值銀一錢自崇禎六七  
年後其價漸輕至亡國時京錢百文值銀五分皮錢百文值銀四  
分甚至崇禎通寶民間絕不行使 本朝順治四五年間崇禎錢  
百文止值銀一分每錢重一斤值銀二分五釐崇禎末錢背有馬  
形者頗重易使江南卒亡于馬士英王通虬庵瑣語

以上錢法

蘇州府滅渡橋置木柵凡蘇常鎮三府各縣住賣商鹽運至該府俱  
停泊柵外各商將引目限帖投府委官親臨盤驗船盤明白方准  
放入橋內運往各縣住賣引帖即填驗過月日用印鈐蓋以防夾  
帶地方小甲兵船互相防緝○杭嘉二所商鹽運長吳二縣住賣  
例置立木櫃鹽到將引到櫃登記官簿告給官票照票如無官票  
及數目不對即以私論○澣墅關較置礮子一箇大秤一把鹽船  
經過團聚官埠正官照引稱鹽如有多餘夾帶究問如律今滅渡橋盤鹽  
廳署為嘉興所  
場官盤驗之處  
長洲縣編戶七百四十一里原額派一萬二千八百引內杭州所一

千三百九十二引今加四百引共一千七百九十二引嘉興所一  
萬一千四百八引今加二千二百三十五引共一萬三千六百四  
十三引○吳縣編戶五百十二里原額派一萬一千九百七十四  
引內杭州所一千二百八十引今加四百引共一千六百八十引  
嘉興所一萬六百九十四引今加二千二百六十引共一萬二千  
九百五十四引時萬曆十四年○今吳長元鹽課額增二萬二千六百五十六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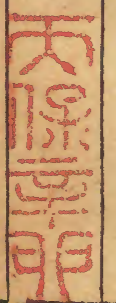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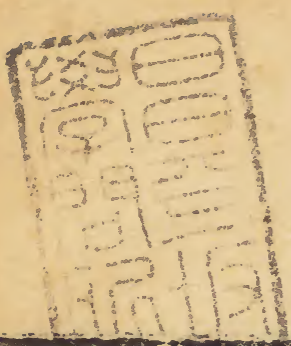
長洲縣年簽賣鹽牙行四名舖戶七十二名○吳縣年簽牙行四名  
舖戶三十名三條明兩浙離志○又各縣課糧不一有甯丁不諧煎鹽發縣與民一體當差其名下應納之銀該縣通融均派于秋糧餘米內徵納名曰水鄉銀亦見離志今蘇州下惟長元江震四縣有之

以上鹽課

附錄

明欽叔陽稅官謠

四月水殺麥五月水殺禾茫茫阡陌殫為河  
殺禾殺麥猶自可更有稅官來殺我其二  
人奮挺出萬人夾道看斬爾木揭爾竿隨我來殺稅官其二  
官來百姓哭虎負嵎猱升木壯士來中貴走十二人三授首歡  
樂崇朝不及夕倏忽頭顱已狼籍投畀烏鸞  
烏不食其三詠太監孫隆以惡少充稅官事  
國朝尤侗民謠  
田長洲縣田幾何百餘萬奉部文一年限  
朝廷丈田除浮糧  
浮糧若除須補亡下跨河水上山剛菜畦菱蕩都抵當插旗四  
角周中央男奔女走羣惶惶上官督縣令縣令督里正里正不  
識弓尺寸轉雇狙獯代持籌長短方圓一手定一手定一手更  
私田縮公田盈移重那輕無不有田主瞠眼不敢爭縣家覆丈  
豈能徧但取溢額可考成急丈田限一年官比粟吏索錢官田  
未見增什一民錢已闕費萬千君不見一縣  
圖書七百四十一日造黃冊堆積高于山



100-2  
100-2

吳門補乘卷一

吳門補乘

三

